Vol, II. No. 15 KUOWEN WEEKLY, ILLUSTRATED APRIL 26, 1925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立券認為新聞紙類



國聞周報

第二卷第十五期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版



要目

上海山東路二〇二

國聞週報社發行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定價表

	一期	每月四期	每季十三期	半年廿五期	全年五十期
現款及兌票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元

郵費代價作九五扣以半分至一角者爲限

郵費表

本埠	一分	二分	六分半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本國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郵會各國	四分	一角六分	五角二分	一元	二元

廣告價目

地位	一期	四期	十二期
全面	二十元	六十四元	一百八十元
半面	十元	三十二元	九十元
四分之一	五元	十六元	四十五元
六分之一	四元	十四元	四十元

一 底頁外面及論說封面照表加倍
一 封底面裏頁照表加半
一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及色紙價目每期加洋壹元
一 廣告如用圖板可由本報代備照收製版費
一 刊登廣告在十二期以上價目從廉臨時面議
一 廣告費至少須預付半費餘俟出版時收清
一 本報每星期日出版廣告收稿於星期三截止
一 廣告文中西均可
一 在登載廣告期內奉送本報一份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〇二號　北京宣武門內松樹胡同三十七號　漢口洪春里二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上海浙江路清和坊三弄三十號及一弄五十三號

寄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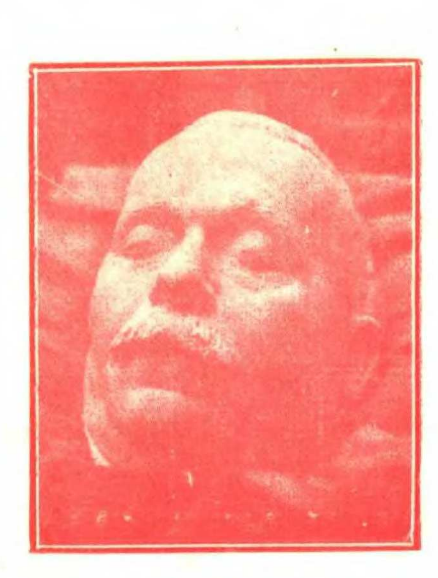
分售處

上海　國聞通信社總社中華書局泰東書局及各大書坊
北京　國聞通信社
漢口　國聞通信社及各大書坊
廣州　光東書局
濟南　齊魯書社　石經堂
南昌　江南會館文元里內本報經理處
天津　華昌派報社及各書坊
南京　總經理處門簾橋樂天書館　代售處門簾橋啓明書社
蘇州　觀前街振新書社
常州　局前街新華書社　大街商務圖書局　廿棠橋下日新書社
通州　翰墨林
揚州　校場街梅枝書局
蕪湖　蕪關中學文士先先生
成都　絲棉街六十九號
開封　統一派報社
奉天　會文堂
鎮江　第六中學

德總統愛倍爾殯禮之一霎



愛倍爾靈柩在車站時之攝影



愛倍爾最後之像



愛倍爾靈柩出總統府時攝影



愛倍爾靈柩經過柏林白南登波格門攝影

（本報駐歐記者心如攝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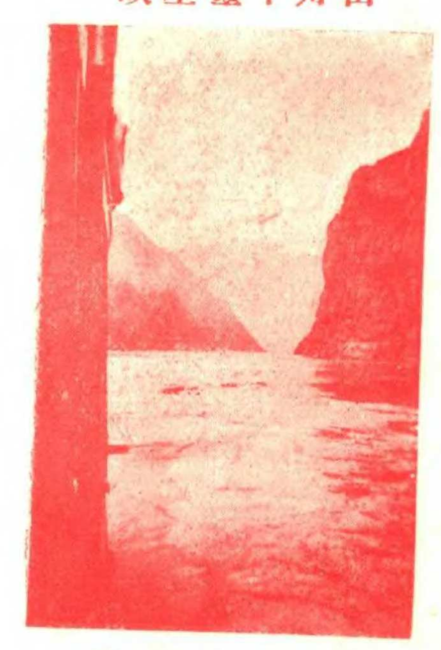
春日之臥遊

巫峽中之小輪



（戴昭然君贈）

由舟中望巫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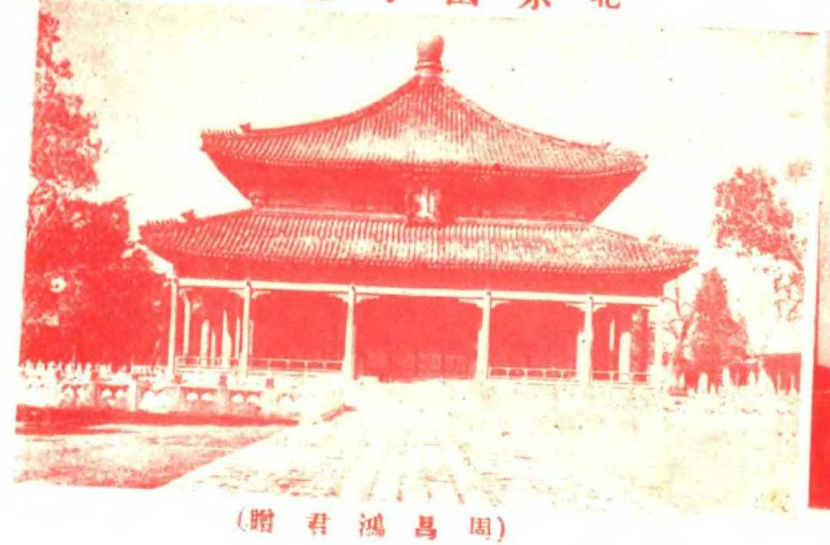
（戴昭然君贈）

廬山三疊泉



（桂夢孫君贈）

北京國子監辟雍



（周昌鴻君贈）

燕子磯頭



（鄧宗培君贈）

靜坐整容妝
欣然讀報章
婦科白鳳丸
頌美聲洋洋
（江頭人）

請認明仿單盒面均有農商部給獎一等獎章

價目 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每丸五角又二角半〇小丸每兩五角〇單料每丸一角小丸每兩二角半

白鳳丸不特調經活血且有開胸散鬱之妙婦女之多愁多病者久服自覺心氣舒暢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著名良藥化痰止咳

橘紅半夏露此露專治諸般新久咳嗽痰涎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

止咳藥茶專治傷風咳嗽不論新久寒熱均見神效泡飲利便每盒五角每包一角

玉樹神油此油止血藥痛第一聖品如患湯火燙傷刀傷疔瘡濕毒無名腫毒大有奇效大瓶一元中五角小二角

萬應如意油 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遠近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家出門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角二角一角小五分函購即寄藥目過多不能盡錄另送丸藥全集

茲屆新年**優待**主顧凡購本園自製藥品滿洋二元**贈送**曼陀時裝精美仕女**月份牌**一張以酬 諸君雅意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種德園老藥局電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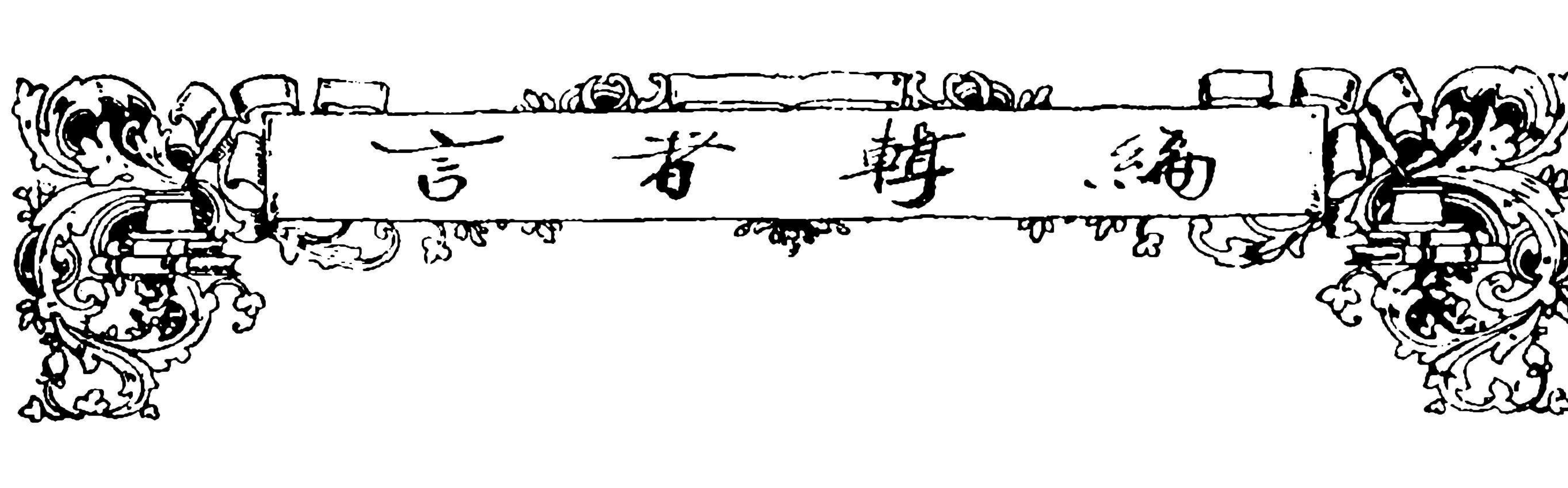
元彰號

山西路晝錦里二百六十四號

中外金銀首飾翡翠珠寶鑽石各種金銀禮品特別時新鑲嵌白金科學器械學校獎品功牌西法電鍍金銀精工修理鐘錶定貨依期不誤取價格外從廉如蒙各界光顧特別竭誠歡迎

電話中央八一〇二號





△本期輔幣問題一文、乃專門家之著述、與尋常論文不同、希閱者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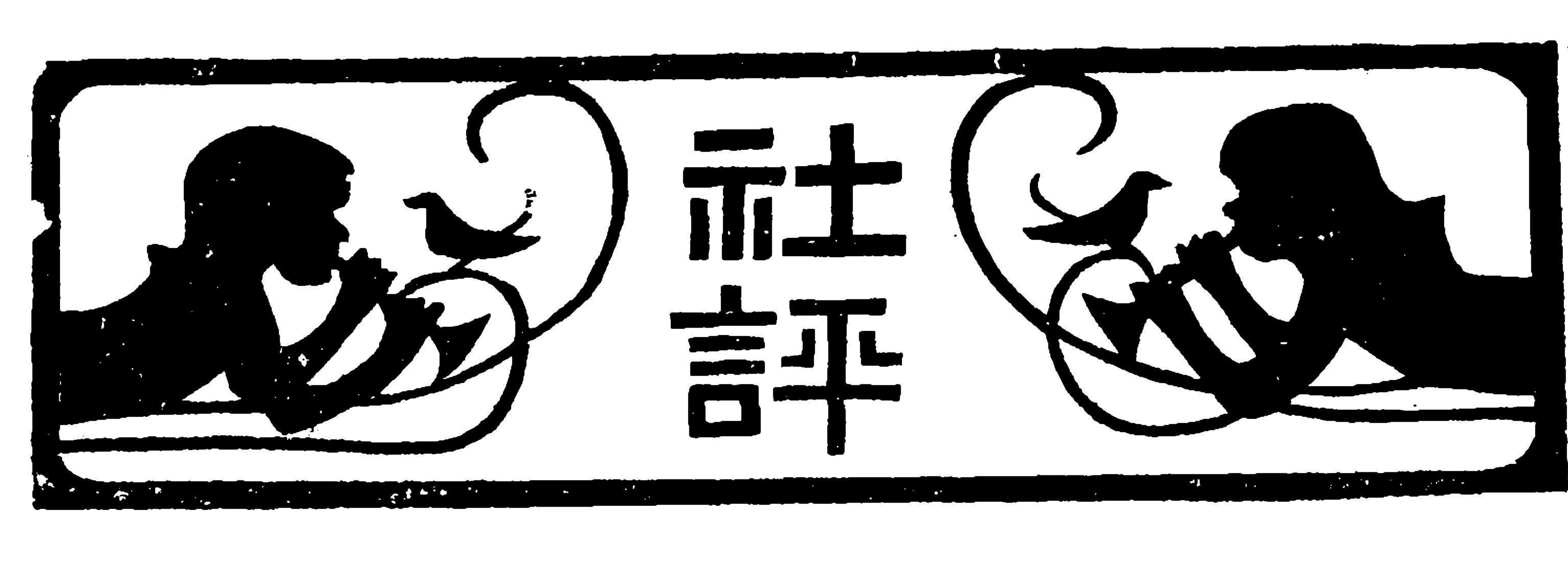
△本報前刊「法國民生之寫照」、敍述戰後法國民生之困難、玆又譯就關於德國民生之著述一篇、以長篇稿件過多、准在下期發表、

△本報現請蔡受百君譯述關於中國絲業問題之論著、不久即可發表、蠶絲為吾國對外貿易之重要產物、關係商業、尤關重要、幸讀者注意、

△尚有關於俄國列甯與杜洛斯基兩人之政治生活之文字、亦在譯述之中、先此預告、

△本報陸續收到讀者賜寄讀者俱樂部稿件、惟因篇幅關係不得按期刊登、特此奉聞、藉釋遠系、

目錄



川戰

政之

十四年以來。各省遭受兵禍以川湘粵桂黔五省爲甚。而被害之烈。又以四川爲最，蓋其他四省。不無苟安之機會。川省則幾於無一年不有戰事。所以然者。川產富饒。閉關足以自給。各軍割據一隅。吸髓敲骨。有取不盡用不竭之勢。川軍將領常有足跡未出三峽者。目光至爲短淺。智識至爲鄙陋。防區之爭。不啻一種對外戰事。野心所在，不出乎一道數縣之子女玉帛。且以頻年紛擾之故。一部分軍界頭目經歷已多。雅善趨避，或標幟中立，慣作漁人。或遇事模稜。罔顧信義，遂至兵愈打而愈多。政局亦永遠在縱橫捭闔之狀態。前歲熊克武打倒楊森。統一成渝，本有安定之望。乃以應付不善之故，友軍携貳。內部動搖，致楊森挾北方之後援，捲土重來，熊氏率其殘部狼狽出亡。當此之時。如果楊森審於熊氏之失。對於各軍推誠相與，軍械財政。公平分配，未始不可小康。乃楊氏驕橫妄誕、既與鄧錫侯失歡。又與劉文輝不睦，秉其好大喜功之心理。汲汲爲擴大個人之實力是謀。識者觀於楊氏之行逕與性格。固知川禍之未有已時。去年中央政變。曹吳失勢。四川軍心。亦爲搖動。政府果能利用時機，明令易督，楊氏冰山已倒，實力未充。即使抗命。剪除尚易。乃彼時誤於說士之言，竟畀川督之任。論理則是非不明。論勢則姑息縱惡。月前熊克武之退出善會，固係有激而然。即今日之明令查辦，亦何莫非政府曩日失策之所致。尤可異者。楊森本劉湘之部曲，去歲非劉湘最後相助，則楊熊之戰，結果猶未可知。楊森受劉之惠。至再至三。乃對劉始終不能帖服。今茲各軍倒楊。劉氏陰爲盟主，劉果自認足以代楊，則前此何必讓楊省川。政府果認劉較勝於楊。又何必不逕令易楊以劉，乃數月之間。因循坐誤。使楊得增多槍枝。添蓄兵力。卒仍不免於一戰。及今楊森擅委司令。雙方已有接觸。政府猶復縱馬彎弓。諱言斥免。夫今日川軍情勢雖非簡單。而厭恨楊森則各軍大抵一致。劉湘果欲倒楊。何不挺身而出。政府果欲易楊。何不即日發表。邇來中央威權。雖若不出國門，而外省內鬨，有時亦頗利用中樞命令以自重。例如最近豫西戰事，劉憨失敗，胡孫成功。確受政府嚴電陝軍退兵之影響，政府如欲縮短川省戰禍。亟宜立下免楊任劉之令。庶可士氣興奮。楊森抗命。亦失其號召之憑藉。如果中央委查辦之責於劉湘。劉湘又持歷來曖昧對楊之態度。則川軍倒楊之結合。決不能堅。楊氏固願抵拒。必且曠日持久，或致成意外之結果。亦未可知。況楊氏所據川西北二十餘縣。自去年十月以來。未見雨澤。田土荒旱。民不聊生，乃楊氏近以準備用兵。強迫籌款。地丁錢糧有徵至民國二十一年者。設或長久相持。川民將益無噍類。吾人固知倒楊之後，川局未必遽見太平，而實逼處此。終希望戰事速了。究可冀劫後之民。少舒喘息也。

收束軍事與整理財政

誠夫

軍事與財政。其間關係之密切。幾盡人皆知。無待吾人之申述。此次善後會議。政府特提出軍事財政議案。冀會中能爲具體之決定。顧其結果。則毫無所得。所謂實力派之各代表本皆軍閥帳下二三等之幕僚。對於關係軍閥之軍額問題。當然不敢有何主張或允諾。蓋縱令各代表者能順從政府之主張。遵照原案通過。而各實力派能否即着手限制其軍額。事實上亦爲絕大之疑問。是故此次善後會議中。對本案之未能具有成績。乃屬當然之理。初不足異也。

就現今各實力派之趨向觀之。關於軍隊數額。大抵皆主增多。而不願減少。軍餉亦但冀擴張。而不願減縮。即推而至於形似小軍閥之師旅長。於軍額及軍餉。亦絕不願省減。反之而爲必需節省之主張者。則時不免有意外。如此次皖省軍界風潮。其動因乃即爲皖省軍額軍費之減少。可證凡握有兵柄之人。絕無有自願縮減其軍隊之事實。今若對之而爲逆耳之縮減軍隊之勸告。實同於滑稽。委無實現之可能。於是而所謂實力派者。在於平日。則各補充招募。漫無制限。更或與外商私訂購械契約。軍火陸續輸運入口。互爲戰爭之預備。國內戰亂之層出不窮。此殆堪爲其主因。更就軍事之狀態而言。各省軍事自去冬以及今日。除東南一隅。已然呈收束之事實而外。如中州如西南。或戰事雖停。而時復有戰亂發生之虞。或戰事方酣。尚未臻平息之時機。以言收束。轉覺甚遠。中央縱有制止之願望。而事實上則未見其可能。

國內軍事之收束。既未盡可能。縮減軍額。復爲軍閥所不喜。於是而維持軍隊。所需之餉糈。乃成爲財政上之莫大問題。蓋就現今國內軍隊之額數而言。約在百數十師以上。國省庫之財力。皆早不能負担。目前之所賴以維持者。半出於搜刮人民。半由於國省庫舉債。此種情形。繼續愈久。財政上紊亂之程度。亦必愈形增進。國內財政紊亂之由來。負担鉅額軍費。當然爲其主因。財政家雖有整理財政之計劃。然軍費額量濫增無度。如今日。亦將感無從措手。今之國省庫。試問其最大之支出。則將莫不曰軍費。近頃金法郎案解決。而國內大小軍閥。索餉之函電。乃無日無之。國省財政當局。不啻變爲籌措軍費之特別人員。此種現狀。若不能改進。尚復成何國家。此國人所應嚴密注意者也。

年來各省財政。受軍事之影響。而至一落千丈者。殆難指數。而以夙稱富庶之廣東江蘇。自遭經兵災之後。財政狀況。皆已至山窮水盡之境。省庫負債額。亦復槃槃然。推而至於較貧瘠之省分。亦莫不如是。財政既因軍事而至無可收拾。於是而要求軍閥裁減軍額之聲。乃時聞於耳鼓。然此種時機。猶顯未成熟。故但見軍閥整軍備武。預備作戰。而絕不聞有容納人民意思。永遠停止軍事行動之事實。國人今後而欲求財政金融略呈安定之狀態者。寗能不於遏止軍事一端。出全力圖之耶。

皖軍之廢督

論

冷觀

民國成立以來。皖省素號難治。倪嗣沖以威嚇利誘爲政。勉强相安。然歛怨已深。種禍已烈。是以倪去之後。皖潮日熾。一方面懲其惡勢力。武斷壓迫。一方面運用新勢力。號呼抗拒。卒以舊勢力根蒂久植。新勢力每致失敗。吾人憶許世英長皖時代。嘗以裁兵節餉。與軍界相搏。卒至楚歌四起。狼狽辭職。彼時上海報界所得攻許之傳單快電。幾於無日無之。迨許去而以馬聯甲兼省長。則反對之聲。忽爾寂然。吾人以爲許馬相較。無論如何。許終勝馬。乃於許則攻之不遺餘力。於馬則相顧默然。皖人心理之不可解者如此。即以此次倪等倡議廢督而又願改隸盧使論。去一無兵之督而就一

有兵之使。其理由亦莫可剖解。方事之始。北京政府有電申斥。南京方面則以愛國愛鄉相勗。同居監督地位。而南北之觀感迥異。此中神祕。令人啞然。率直言之。使王揖唐不整頓財政。打破軍人把持財政之局。不主張裁兵。侵犯軍人擁兵自重範圍。則此無兵之督。正爲軍人所歡迎。乃以求治過急。理財與裁兵並進。遂至激成反動。使部下得以廢督爲拒王之作用。今以上下相持之故。恰爲中央解魯督問題之關。以鄭代王。似已各得其所。惟是去一無兵之王。而來一有兵之鄭。皖軍雖甚愚闇。切身利害。當有能辨之者。結果惟有後悔而已。皖軍風潮。固係種種機緣湊合而成。然操縱挑撥者。未必無人。當其初何嘗不計畫井然。各有相當之希冀。其結果則爲人作嫁。豈盡能如願以償。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到頭亦惟有後悔而已。吾人觀察皖局。以爲除得「大家後悔」四字外。別無成就。而皖人之真正利害。終在軍人能否交出財政機關。與夫恢復八成餉額之能否辦到。是在皖省人民之奮鬥如何耳。

福州學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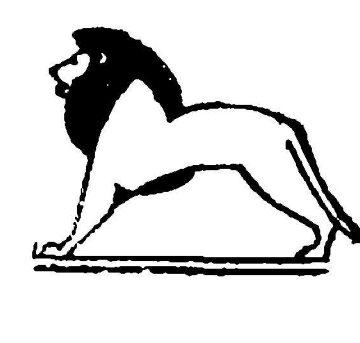
子寬

自民八五四運動以來。全國學風大壞。學校學生。沾染囂張習氣。言行動軼規範。其下焉者。馴至假借名義。挾合夥之惡勢力。無事不問。無所不爲。以最近兩年情形論。在多數省分之學生。不可謂非已稍自檢束。獨彼福州之學生。不特未見長進。且多數愈趨愈下。近日又以魚案而釀成風潮聞矣。

據熟悉福州教育界實情者談。福州學校學生。不特任意支配學校課程。處分師長。且密結私黨。懷挾利器。對於同學教師與夫教育當局。視若仇讎。往往一言不合。即出白刃。以爲要挾。被其威逼者。爲保全地位身家計。或卸職他去。或姑息隱忍。當地新聞記者。亦莫敢揭其頑劣。自招怨尤。因此而學生之胆量乃益豪。其乖悖亦益甚。證諸近年來福州學潮發生。每至釀成人命重案。彼談者之言。可知並非誣衊。此等學生。實爲自有學校以來。所未經見。與其稱爲學者。無甯名爲學匪。庶乎近是。

此次因魚案而起之學潮。在官廳固不免有處置失當之處。然吾人決不能因官廳處置失當。即認爲學生正當。學生如其誠知愛國。排斥敵貨。亦有一定應循之軌道。即應求社會了解不購敵貨之正當。不當遽迫商人以不售。如此於法律尚不至抵觸。若不此之圖。或因誠信不足以動人。但以暴力加諸商人。則貨未排斥。已先破壞本國法律。無論情法。皆不可原。焉能假借打倒帝國主義等名目。以蔽其辜。夫以本屬學匪之學生。行目無法紀之暴舉。官廳初爲維持秩序計。加以相當之處分。並不爲過。然當此之時。亦應先有成算。防弭必然之糾紛。顧竟毫無準備。卒至臨事倉猝。遽使衛隊以刀鎗對待。則其處置之乖方。吾人要亦不能爲官廳原也。夫學生之身分。在法律上。與一般平民並無特異。此無論何國。莫不皆然。故學生若有違反法律擾亂治安之行動。自當同以法律處治。近來各省當局。每於學生之罪失。常視爲有特別身分權利之人。曲爲姑息。此實悖。謬不然。蓋姑息養奸。適大背教育宗旨。近來學風之敗。此亦爲其一大原因。福州司法官廳於此次學潮。亦有此失。既不能維持法律尊嚴。乃迫不得已而求辭職。其懦弱無術。抑何可笑。

以今日福州教育論。此次學潮。萬不宜再姑息了事。亟應就此整頓學校風紀。以肅頹風。要知但求息事。則此後福州教育。將不知更伊於胡底。以後之事。更不知將增出多少。息事之法。實與獎勵爲惡相去無幾也。記者爲福州當局計。以爲對于本案。允宜盡法律之能事。秉公處置。學生有違法者。執法以繩。若學生更有以官廳不能分外原宥。而圖謀報復者。則亦惟有視同一般莠民。與以合法之取締。一方面更應命令各校。於校內學生之品行。嚴加糾察。若有仍如上節所述之學匪行動者。當照校規處置。至校長等身命如有危險。則官廳更應負保護之責。必不得已。即有須斥退大多數學生。或至非全體解散不可者。亦惟有斥退解散而已。蓋惟如此。然後可保存教育之尊嚴。惟如此而後青年始可趨於正軌。否則表面上固保全學校。而實際上仍是腐敗教育。當爲有知識者所不取也。



輔幣問題

鷸鴯

二十世紀泉幣通考中。當有一洪水猛獸之紀載。其紀載爲何。曰。世界多數國家。如中風狂走。濫量製造惡貨是也、夫豈獨中國而已哉。其在中國。又豈僅輔幣而已哉、今姑論輔幣。銀銅輔幣之濫鑄、始於清末。甚於民國。逐利漸微。成貨愈劣。爲日已久。積量愈多。遂至以國家機關公然製造之貨幣。而甲嚴禁於乙。丁私銷於丙。偷關越卡。幾與鴉片軍火私鹽同科。豈不奇哉、然而中下生活之人民、日用物品之商店。紛擾不堪、撫呼駭走。亟亟以哀求解決者、已有不可終日之勢矣、雖然。解決之法、極易而極難。何也。曰令各省幣廠停鑄舊輔幣以治標、令各省幣廠遵照幣制則例。開鑄新輔幣以治本、以新者爲貨幣。逐漸推廣之。以舊者作原料。逐漸收回之、此爲正當解決不易之法。雖延聘世界幣制專家。會同討論、集思廣益。其解決結論。竊以不過如是而已。故曰。極易也。雖然。停鑄舊者命令。誰奉行之。開鑄新者命令。誰信守之。造幣者國家之特權。國家機關失其作用、而人民皇皇然欲代謀整理、此固古今萬國所無之怪形。而今日中國獨有之現狀。故又曰。極難也。於是衆說紛紜。甲之說。由外人機關。暫時鑄造十進輔幣。或發行十進輔幣券、乙之說。由銀錢公會發行十進輔幣券。丙之說、由中交銀行發行十進輔幣券、甲說無可討論。蓋造幣者國家特權。國家存在。幣權即存在。庖人雖不能治庖。尸祝不能越俎代之也。乙說與丙說。二而一者。吾人竊有所懷疑。試爲言之。吾人聽於馬克羌帖及其他惡紙流毒之烈。實無勝力。敢主張中國發行不兌換券、以蹈其覆轍、今無新輔幣。而有新輔幣券。則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雖曰。集十角可易主幣一元。然兌現附以條件、則不兌現之風。開其漸矣。雖今日委託之公會或銀行、萬不至如此。然地方官吏必有假借機關。仿而行之者、其結果必至惡劣輔幣券。又充斥內地。其爲禍較之舊輔幣之濫造。恐有過之無不及。吾人似不可爲之俑也。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可不慎歟、此不能不懷疑者一也。輔幣券之製造。粗則易僞。精則多費。以平均每張行使二年。製費每角一分五釐計。若準備金完全保存、則每銀輔幣券一角。兩年中有百分十五虧耗。若準備金完全應用。亦須有七釐五年息、始免損失。此猶就銀輔幣而言。中國社會生活。豈可以銀爲最小單位。若兼發新銅幣最小單位券、則製造費更不支。世界亦無此辦法。若置銅幣於不問。則輔幣之紛擾痛苦減少有限。萬一新銀輔幣券占穩勢力。人樂爲用。而其下又無小單位之券以輔行之。勢必無形中將人民生活程度提高。危險更甚。且尤有可慮者。苟實行新輔幣券以統一輔幣。則舊日約值十萬萬元之銀銅舊輔幣。將如何歸納、吾人絕無勝力。敢主張違背數千年藏富於民之原則。將此值十萬萬元之貨幣原料。不以眞幣換回。挹彼注茲。而以空紙換回。聽其流出。致演成空紙社會。爲禍無窮。此不能不懷疑者二也。說者多以青島輔幣券爲先例、須知彼爲外人行政機關所主權禁僞者之仿造。拒僞

者之流通、皆易辦理。若在一法權警權不統一之區域。萬方人民雜居之地點、以商家機關共同或單獨發行極大數目之紙片。（每元至少有拾張）萬一僞券發生。數少人多。淺知易惑。擠兌風潮。將有不可思議者。影響所至。必及營業。竊以大商埠輔幣券之發行。不可以內地爲比、今銀錢公會或中交銀行縱慨然於前。必廢然於後。或聊爲點綴。虛與周旋。於整理輔幣之目的。實難達百一也、蚊虻嚙膚。不覺其痛、然能令人終夜不寐、以此傷生。在上海發行輔幣券之危險。何異於斯、金融界有識者。嘗味斯言。此不能不懷疑者三也。

依上所說。乙丙主張、似爲頭痛治頭、脚痛治脚。所治之病。不過一節。所處之方。有害全身。若幸不爲害。則必輔幣券不能推行。等於無效而已。實於整理幣制無關。治絲而棼。智者不爲、爲人作倆、賢者却步、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同。所以東走者則異。吾恐上海商家走於前。內地官吏逐於後也。然則奈何。曰泉有源。不清源。則泉必濁。虛倚實。不踏實則虛不行。整理之道。其在清源踏實乎。本此主案、質諸識者。

一商會及銀錢公會應請求政府。將上海造幣廠作爲模範廠。委託銀錢公會辦理。政府祇負稽查成色重量、及督飭遵照幣制例實行之責、

二幣廠遵照則例。另造銀銅輔幣新模。發行新輔幣。准人民按十進兌主幣。以防濫鑄、新輔幣成色上之盈餘、公同保管。作爲基金。以防濫用。新祖模公同監視。不得發交他廠。以爲區別。委托各地商會銀錢公會監察他省之仿造。以防微杜漸。（無祖模不能製子模、仿造祖模。其事甚難。技術上關係。與紙幣僞造有別。非短則一二人祕密所可能。現在各廠惡質銀元。皆政府所發之祖模。並非另製。讀者須知之。）

三新輔幣基礎立定後。逐漸以市價。甚或請政府定法價。（須屆時查考情形酌定。）收回舊輔幣改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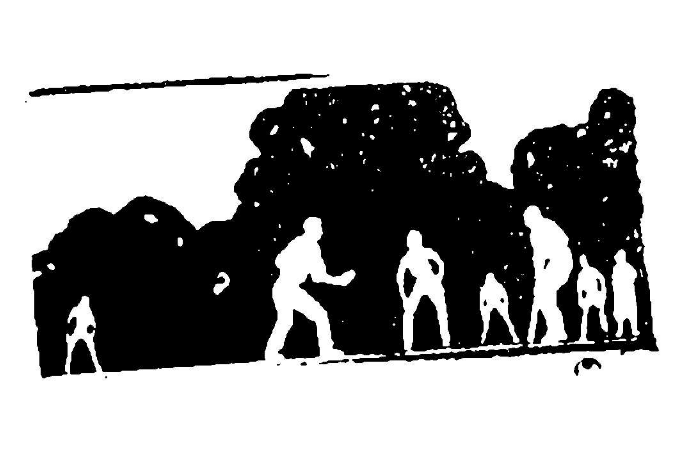
以上主張、理由。蓋因造幣爲國家特權。國家在紛擾之時。而幣制整理。又不可待。暫將造幣權在政府監督之下。委託一銀錢公共機關。依據政府法令執行而已。如此幣制上硬貨問題。根本解決。豈獨輔幣而已哉。欲行此主張。有疑問三。

一政府能否允許　竊以中央政府今日對於幣廠、已無利可圖。且外人行將代謀。今先以上海一廠、爲試辦機關。尚不至受强梁者絕大之反抗。苟爲一致有組織之要求、似無十分困難。

二時限如何　製造輔幣券、而大膽在中國印製。亦須三個月以上期間、滬廠機器。已完全運到。一面造模（須三四個月）一面安機、八九個月當可開鑄。與發行輔幣券之期間。所差有限。若輔幣券在外國製鈔專廠精製。或此速於彼。

三銀錢業能否借款辦理幣廠、　聞幣廠所需之款。尚有三百萬元左右。廠地所值。當不止此。以之作押。以將來收入爲償。苟完全照幣制條例辦理、十年後造幣利益、當不止此。（讀者須知此計算非空言）竊以爲銀錢業擔任借款之危險、較之擔任發行輔幣之危險。有不可以道里計者。未知金融界有識者。以爲何如。

結論如此。有應附註者。著者隨衆以輔幣標題、實則中國並無輔幣。何也。銀元未照則例自由鑄造。成色復有參差之廠。當然不能稱爲主幣。既無主幣、焉有輔幣。若將來不按照則例鑄發主幣。則新輔幣之名。亦不成立。現在之銀角銅元。不待論矣。茲爲便於普通讀者。故一律稱爲輔幣耳。至滬廠成立時、對主幣如何辦理。亦極易解決。本論專就輔幣立言。故未涉及、非不知主幣應同時與輔幣按照則例並鑄。且同時須規定辦法也。讀者諒之。



愛倍爾之死與德意志之政局

駐歐記者心如

工人出身之德意志共和國第一任平民大總統愛倍爾 Ebert 於今年二月廿八日上午十點十五分病故柏林西醫院。此種消息。想讀者早已得知。不容記者多述。然愛倍爾之死。不特於德意志政局大有關係。卽歐洲局勢亦受影響也。

愛倍爾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二月四日在海得白爾 Heidelberg 降生。縫衣工人之子也。始肄業於海城國民學校。後因家境不裕。無力升學。改習馬鞍手工藝。鞍工學成後。卽赴民與 Munchen 福蘭克茀爾 Frankfurt 各地遊歷。當時創立製鞍工人聯合會。一千八百九十一年爲白蘭徐魏士 Braunschwieg 城之製鞍工人聯合之主任。聯絡各手工業團體。出版社會民主黨機關報。鼓吹社會民主主義。無何。任爲布來門公民報 Bremener Burger zeitung 總主筆。并經衆推爲該地報界聯合會會長。一千九百年被布來門 Bremen 人民選爲社會民主黨書記。愛氏受工業都市環境之刺激。終日與工人接觸之影響。艸著一文曰布來門工人之生活狀況 Die Lebens uer haltnissen der Beemener Ardeitea 將工人切身所受之痛苦。資本家盤剝之殘酷。描寫盡致。儼然是一篇工人之訴冤書。此文發表後博得社會輿論之稱贊。勞動階級之同情。因之民衆選舉愛氏爲布來門財政委員。一千九百〇五年九月愛氏又被選爲德意志社會民主黨之魁。并於是年修改該黨黨綱及組織方法。自斯以後。社會民主黨之發達。真所謂一日千里。歐戰將開時愛倍爾及領導之社會民主黨。極力反對戰爭。主張和平。在當時自命爲超越世界素主軍國主義侵略他人之德人腦中。自然不易動聽。但至一九一八年。故犯衆怒之德意志帝國。外擾於兵。內缺原料。糧食不足。民弗聊生。夫喪子亡。軍無鬥志。立有亡國之現象。愛倍爾領導之社會民主黨出膺革命。推翻帝制。設造共和。一戰成功。救國家於危亡。與協約國開和平會議。訂立善後條約。德意志之有今日。亦賴此也。愛倍爾因有功於國。故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日德國國會以二百七十七票對五十一票之通過。選舉愛倍爾爲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第一屆大總統。是年六月九日國會以二百〇八票對一一五票之通過媾和條約。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愛氏在買麻 Weimar 向民衆宣誓。其抱守之唯一宗旨。即擁護德意志人民之自由及公理。Preiheit und Recht 一九二二年改選總統。

愛氏得人民之同情及國會之信任。得以連任。今年五月爲德國第三屆總統選舉之期。如愛氏不死。亦是大有希望之一人。

偏觀世界各國革命成功後。被廢除之制度及徽號。當然無存在之餘地。但德意志改建共和已六年餘矣。而一面代表六千萬日耳曼民族德意志共和國之國旗、右黨（亦可謂之保守黨或帝制黨）。主張用從前帝制時代之『黑白紅』三色爲國旗。左黨（亦謂之革興黨或共和黨）主張以新議定之『黑紅黃』爲國旗、至今尤在爭執之中。尙無一定之解決、豈不大爲可笑。吾輩身居德境之外人。每遇一次選舉或社會運動。此家懸共和國旗。彼戶掛君主國旗。五花八門。令人莫明其妙。德意志是民主政體耶。抑君主政體耶。由此點可以看出德人思想之保守而頑固。故右黨之勢力因之日益擴大。而政局亦隨之向右轉矣。如去年十二月七日之新國會也。今年元月之之新內閣也、無一不是右黨勢力擴大之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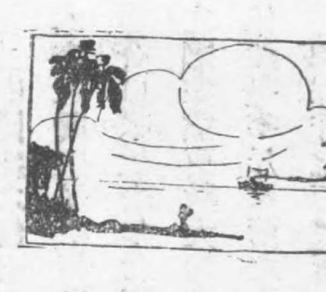
右派得勢。於德意志前途之幸禍如何。姑不申論。惟以該派之主張及政策。實不合於現潮流。其對外政策是收買原料。銷出成品。吸收外國現金。以振興本國工商業。補戰時之損失。接聯英美。西以抗法。東以制俄。對內提倡軍國主義。制止紅色思想。保護資本家。壓制勞動者。振軍經武。冀將來一戰成功。收回殖民地。取消各賠款。征服天下。超越世界。此種完全帝國主義國家之侵略思想。在近來一般德意志之小有資產階級官員資本家軍閥腦子中。佈得非常之濃厚。右派之政策如此。眞所謂對症下藥。適合口味。故去年新國會之選舉。左派之共產黨票數大爲減少。而右派之國家黨票數大爲增加。世人不察。表面觀之。以新國會左右派之勢力依然是半斤八兩之分。勢均力敵。然右派有錢能通神。并利用多數民衆思想保守之原故。所以右派在國會內之勢力日益加大。今以盧德組閣之事證之。更明矣。自馬克思辭職。總揆繼任者。實難覓得相當人物。左派組閣、右派決不與之通過。右派組閣、左派亦以同樣之禮答之。正在兩派爭執之際。號稱無黨派彩色之盧德。乘此機會應時而出。建造一右派內閣。其實盧德非眞無黨也。人民黨之好友。右派之傀儡也。左派此次之失敗。眞所謂啞子吃黃連說不出之苦。又如中小學校新加軍事教育。暗造軍伙。近半年內落成軍艦二艘。以上種種皆是作戰之預備。德意志受歐戰偌大之教訓。多數民衆尙不覺悟。受帝國主義右派之鼓吹。尙思捲土重來。以行從前未盡之志。何其愚也。

愛倍爾已死。繼任總統究屬何人。雖不得而知。然此屆總統選舉。是左右兩黨之最後一大戰爭。但以上種種事實證之。及最近右派勢力之澎漲與德人腦筋之守舊觀之。此屆總統恐多爲右派所得。苟不幸爲記者之推測而實現。歐洲局勢又將一變矣。

三月廿八日柏林

火星之新人

法國著名天文學者佛郎瑪利翁。近來關於火星。發揮新說。據稱火星之歷史與文化。約已經過百萬年。比地球之人類。諸多進步。且地球之兩年合火星一年以上。所以五十歲之火星人。等於地球人之歲。云云。



中國之海軍（二）

愼予筆述

海軍之離合

民國以前。海軍未有專部。南北洋分設水師提督。外海軍艦（海圻等）隸北洋艦隊。以北洋水師提督管轄之。長江軍艦（四江六楚等）隸長江艦隊。以長江水師提督管轄之。然雖有此種區分。仍有撥歸各省統轄者、如四江歸江西、六楚歸兩湖、江西及兩湖之總督。且可直接指揮之。六楚建造費。亦由兩湖所撥。爾時海軍統系。實未有清明之界限也。

光復之際。清廷命廕昌統陸軍。薩鎭冰統海軍。南下武漢。以抗革命軍。薩經友人再三勸以大義。乃離職之滬。海軍無人統馭。內部遂益複雜。會薩部一部份畢業學生（以同班畢業生共八十三人。時人別稱之爲八十三萬。蓋取曹操八十三萬下江南之意也）楊砥中等。在南京以三砲台香烟罐佯爲炸彈。恐嚇各艦長脅降。是時各艦長養尊處優。久已未經戰陣。且胆怯心疑。以爲青年學生。必與革命軍有關。遂不問情由。遽降海軍。遂入革命軍手。當時主其事者。蓋爲毛仲芳（老同盟會分子）湯薌銘二人。故毛即在滬代理總司令。湯在南京臨時政府代理海軍部長。惟毛湯在海軍中資望極淺。毛爲新由外國畢業歸國。湯則職僅大副。而海軍向重資格。故毛乃提劉爲總長。以代湯薌銘。劉爲毛之母舅。自海天遇霧沉艦後。久已不問海軍事。惟以稍有才略。爲人欽服。毛且介之入國民黨。由衆公推爲海軍部長。劉乃由罪人一躍而爲總長矣。

中山讓位。袁世凱就職北京。劉仍爲部長。因袁曾拯劉於厄。故劉一切唯袁命是聽。而海軍當時服從之風特盛。故部下竟無反抗之人。及二次革命作。上海一部份艦隊。與陳其美聯合。然大部份仍助袁以擊革命黨。袁氏帝制自爲。海軍優閒已久。不問國事。劉爲報恩知己。率全國海軍助袁。而其部下惟昏然從之。及上海討袁軍起。吳淞入討袁軍掌握。劉冠雄率海圻海容海琛通濟等艦。砲擊吳淞砲台。當時海圻艦長爲湯廷光。海琛艦長爲林永謨。（曾充廣東海軍司令。現與陳炯明聯合）海容艦長爲杜錫珪。劉卽乘海圻艦統率。杜已與鈕永建等有接洽。且爲國民黨。然

海軍界之要人



李鼎新

不敢公然相助。當砲轟吳淞砲台時。各艦由劉統率。海圻在前。海容海琛等後隨。魚貫鼓輪向砲台前進。不意海圻尚未離開海容砲火綫時。海容即發砲。砲子自海圻艦面越過。劉驚知有變。揚旗令各艦歸隊停攻。且以所有餉銀均存海容中。乃遣使命杜至質以開砲理由。所存餉銀悉提歸海圻。將杜看守。另派隨員一人代理海容艦長。事後劉以自身取得總長係國民黨所推薦。杜既與國民黨聯合。未便置之于罪。且爾時海軍已多國民黨分子。尤恐激起反響。一面復恐被袁世凱知。益增不能統率部下之咎。遂秘之。厥後蔡鍔起而倒袁。袁敗。海軍總司令李鼎新乃集中艦隊於余山。發表宣言。反對帝制。識者譏之。蓋一至滑稽之事也。

劉冠雄砲擊吳淞炮台形勢圖

當時海軍組織。分第一艦隊第二艦隊及練習艦隊三系統。第一艦隊總司令為林葆懌。即清季所謂北洋艦隊。三海二永及魚雷驅逐艦俱屬之。第二艦隊即長江艦隊。總司令為饒懷文。四江六楚及淺水砲艦均屬之。練習艦隊總司令為曾某。肇和應瑞通濟等艦均屬之。總長為程璧光。總司令為薩鎮冰。及督軍團反黎元洪。命程薩互調。程先時已離京之滬。聞復辟事作。則與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諸人會議。集中艦隊於浙之象山。命第一艦隊總司令林葆懌為司令。另派海籌海容赴秦皇島迎黎元洪。預備入粵組政府。後段合肥誓師馬廠入京主政。有人出而接洽海軍。是時海容艦長為杜錫珪。海籌艦長為林仲莊。允合給以司令名義及現款五萬元。以不赴粵為條件。一面以無綫電告應瑞艦(中山赴粵坐船)令其速回。應瑞抵汕頭。中山命艦長楊增新集全船士兵致訓詞。楊以得密電運動。拒絕中山命令。并請其離艦。謂護法事業至此為止。中山不得已乃改乘飛鷹至廣州。自是以後海軍遂開分裂之端。而成南北之界限。而當時唯一之關鍵。則在海籌海容之北歸。蓋二艦為中國軍艦中比較有力之艦。果能留居南方共同合作。則北方祇有若干長江小艦。不足為患。今則勢均力敵。雙方雖力思所以併吞之方。均無效果。不但此也。海軍既開以軍艦為圖利之端。厥後內部又有若干之小分裂。南方有劫艦及殘殺同類之風。北方則成依附權勢鑽營謀利之局。言之滋足痛焉。

海軍內部之分裂。其事至繁。其情至複。茲為便利起見。乃南北分別述之。亦以見海軍欲重謀振拔之不易也。

甲　西南海軍之變遷

自程璧光率艦南行。當時揭幟護法。尚無權利思想。程為人篤實。頗洽輿情。粵人乃戴之為督軍。以是觸莫榮新忌。遂遇刺於海珠。程自恃平日為人坦白。出行未帶護衛。是日乘一普通之小艇。即遇刺客發一槍中要害。兇手迄今未獲。程死西南海軍遂糜爛而不可收拾。

程氏在日御下極嚴。如代理同安艦長溫樹德。豫章艦長吳志馨。受中山命砲轟觀音山。謀逐莫榮新以靖桂系。因未得程命。事後程欲置溫吳於法。經中山再三説項。始革職了事。嗣溫以中山委任在黃埔統率海軍陸戰隊。程死林葆懌起而代之。其參謀饒子和魏子浩等把持大權。結合桂

現任海軍總長

林建章

系。自是以後。中山與海軍間意見日益。相左。某日。中山之姪駕小輪至永豐艦。艦長魏子浩命水手開槍擊之。中山之姪即於是時遇難。饒魏既把持大權。復尅扣軍餉。事為士兵所知。羣起索餉。於是林葆懌倒饒。亦逃。湯廷光遂起而代之。嗣湯為人利用。為過渡督軍。林永謨起而代掌海軍事。林為人庸碌。本係肇和艦長。以北方未踐總司令之約。遂率艦南歸護法。與陳炯明契好。中山北伐。師次桂林。海軍勿持北歸之議。楊樹莊充北方代表至粵接洽。二三月之久。已有成議。將次啓椗。以虎門要塞監視極嚴。未敢發。中山在桂林亦微有所聞。溫樹德乃乘機活動。親至桂林要求中山改革海軍。驅逐在粵軍艦閩人。中山於閩人無惡感。且粵艦中之毛仲芳。毛為老同盟會分子。與中山感情尤洽。不欲多起風波。溫以時機不可失。乃在中山前宣誓。謂萬一余能將各艦刼歸。請總統承認此舉。不幸失敗。則請以個人運動按盜匪懲治可耳。是時海軍之在廣東趾高氣揚。與各機關素鮮往還。感情不佳。益以閩人把持過甚。故在中山前謗之者甚衆。中山聆溫言。乃許之。溫樹德初在北方為聯鯨艦長。聯鯨時泊漢口。溫為人放蕩不羈。平日結交市井。因負虧過鉅。乃棄艦挈眷來滬。旋赴粵依毛仲芳。初抵粵。即命其代同安艦長。嗣在海軍司令為參謀。頗不厭其欲。乃利用外省人受閩人壓迫。而海軍中適有省界之爭。一部份人乃助溫刼艦。有二號差船。日日由司令部至各艦遞消息。是日即由二號差船率三號差船俱往。埋伏敢死隊若干人。一面由航空隊供給飛機。長洲要塞司令則在砲台上相助。二號船在前。三號跟蹤其後。其距離則與海圻與肇和停泊之距離相等。故二號船刼海圻。三號船亦同時刼肇和。肇和艦長為鄭祖詒。副長田士婕。三副李毓藩盛延祺。除艦長不知情外。其餘事先早有接洽。允為內應。故一舉而成。其餘飛鷹楚豫永豐永翔同安豫章舞鳳福安等。亦由陳策部下招桂章等所轄之江防艦隊刼之。閩人至是乃悉被驅逐。毛仲芳等被拘於海珠。鄭祖詒雖非閩人。亦遭拘捕。後得釋。海琛艦長魏子浩適在港。倖免於厄。刼艦後。海軍人才本非一朝可成。故軍官士兵兩俱缺乏。後溫樹德派人至北方聘請。以應需要。事成後。陳策與溫爭海軍司令。在酒樓上幾至決裂。後經中山居間調停。以司令歸溫。惟須宣誓服從中山。事乃平息。自是以後。一般人對海軍頗抱若干希望。而結果適得其反。致成今日之現狀。

（本節未完）

劃一化學原質命名之商榷

評教育部及科學名詞審查會所擬

黃洱淅



我國科學名詞。龐雜已極。往往一名而有數譯。令人莫衷一是。苟非參閱原文。幾將不知其爲一物矣。試思長茲以往。脫不速起設法整理之。則影響於學術前途。何堪設想。學者之不經濟。尤其小焉者耳。

此猶指一般名詞言之。就中尤以化學原質名爲最。除各書中由編者任意擬譯者不計外。有教育部之擬定也。有科學名詞審查會之擬定也。於是引用者各標一幟。紛紛以迄今茲。命名之不能劃一。如故也。

去年聞全國教聯會有組織審定會。審訂一切科學名詞之議。並欣悉該案業已成立。深盼得該會之登高一呼。能解決此多年之繁紊。而劃一之。並盼廣集全國各學術團體。通力協作。庶得美滿之結果。而收一致之効。科學名詞審查會。幾全爲醫藥界之數代表。匪特識見難周。且不免跡近壟斷。鄭貞文先生曾謂該會本身其名其實尚有疑問。非過言也。雖然。若輩欲名詞劃一之熱忱。究有足多者。鄙意教聯會果組會審訂。最好卽以教育部與科學名詞審查會二處所擬作爲草案。不必另擬新字。免紛擾。趨捷徑也。

此外尙有一事。尤屬切要。卽審定終了後。卽應呈教部公布。同時並由教部通令全國各書局。凡出版書中。以後不許刊印非經審定之名字。及其他異譯。倘字典或舊版書中已有者。則須於再版時改正之。不得復印。蓋必如是。方可稱整理之因。而收劃一之果也。高明以爲何如。

科學名詞審查會與教育部所擬同者亦復不少。茲姑舉其不同者。不揣譾陋。妄以己意評選之。藉供他日參與審定會諸公之參擇。其已同各字茲不贅錄。

(拉丁文)	(符號)	(部擬)	(會擬)	(選定)
Chlorum	Cl	氯	[illegible]	氯
Nitrogenium	N	氮	[illegible]	氮
oxygenium	O	氧	[illegible]	氧

理由　審查會筆畫太繁。故主用教部。

(拉丁文)	(符號)	(部擬)	(會擬)	(選定)
Beryllium	Be	鈹	鋍	鈹
Caesium	Cs	鎧	鐦	鎧
Gallium	Ga	鉫	鎵	鉫
Osmium	Os	銖	鐭	銖
Rhodium	Rh	銠	錴	銠
Scandium	Sc	錆	鎌	錆

Thallium	Tl	鉈	錫	鉈	
Thulium	Tu	銩	銶	銩	
Thorium	Th	釷	鉰	釷	以上從教部
Dysprosium	Dy	鏑	鈋	鈋	
Europium	Eu	鏒	銪	銪	
Germanium	ge	鍺	鈒	鈒	
Tantalum	Ta	鏈	鉭	鉭	
Titanium	Ti	鐠	鈦	鈦	
Samarium	Sm	鏾	鎷	鎷	以上從審會

理由　以上原質。皆係不甚多見者。故只擇其筆畫較少。便於寫者用之。

Necnum	ne	氖	氝	氖	
Xenonum	Xe	氙	氠	氙	
Silicium	Si	硅	矽	硅	
r.eodymium	nd	鋖	鈉	鋖	
Arsenium	As	砷	砒	砷	以上從教部
Yttrium	Yt	釹	鈍	鈍	

理由　氖與鈉(n)氙與砷。(As)矽與錫(Sn)鈉與氖(ne)均同音口演時易誤會。砒係化合物。不能以名原質。釹與鈦(Ti)易混。

Strontium	Sr	鍶	銻	鍶	
Radium	Ra	錇	鐳	錇	

理由　赤色金屬不止Sr發光金屬亦不止Ra審查會所擬。均有未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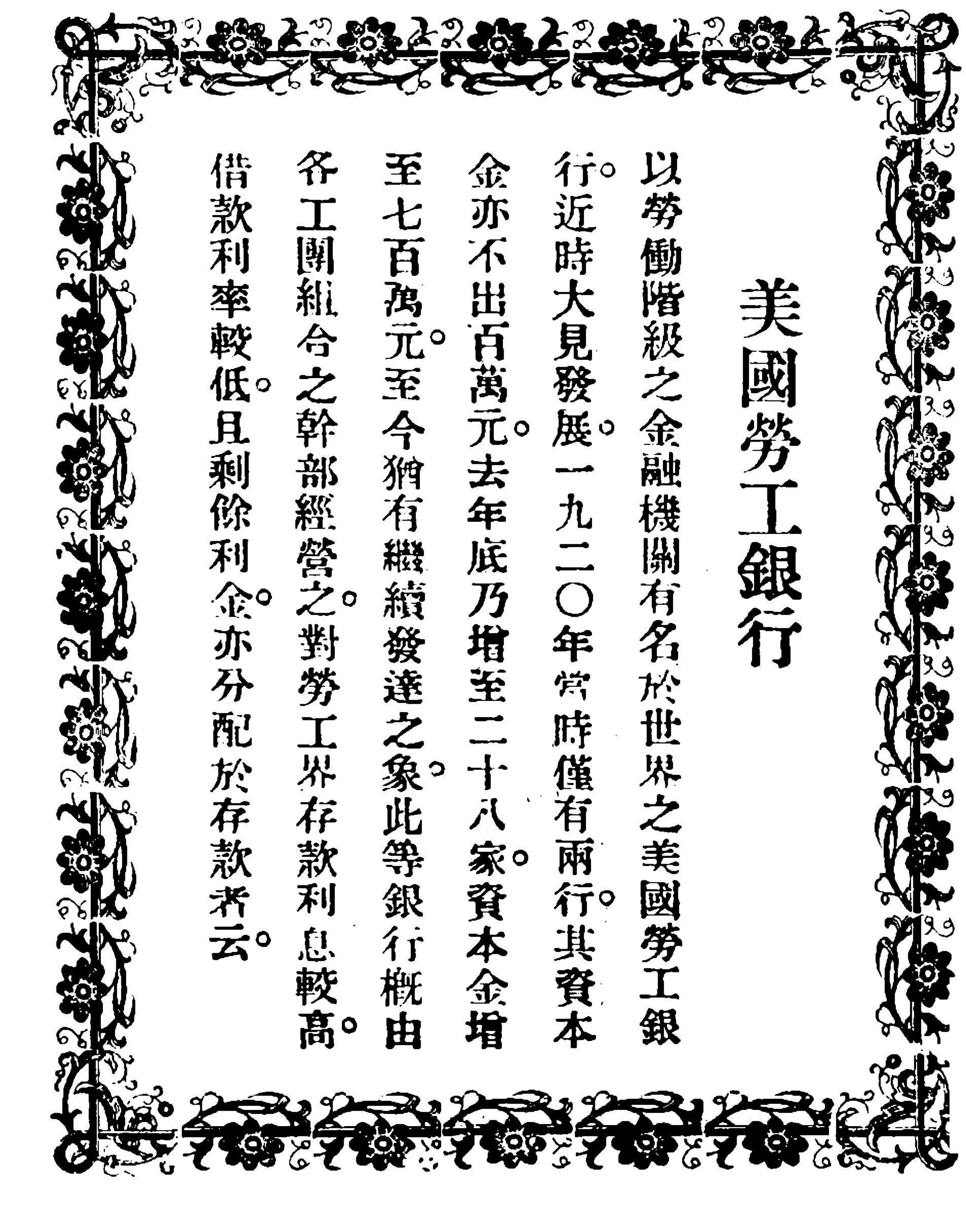
Phosphorus	P	磷	燐	磷
Carbonium	C	碳	炭	碳
Hydrargyrum	Hg	銾	汞	銾

理由　加旁乃使成爲有規則的。一望而知其爲金屬非金屬。且更可表示其爲原質。與普通之汞炭不同。故主從教部。

十四年三月。寫於上海雙輪製刷廠漂白處代驗室。

附註

科學名詞審查所擬。係根據該會出版之化學名詞。教育部所擬。係根據鄭貞文無機化學命名草案。



美國勞工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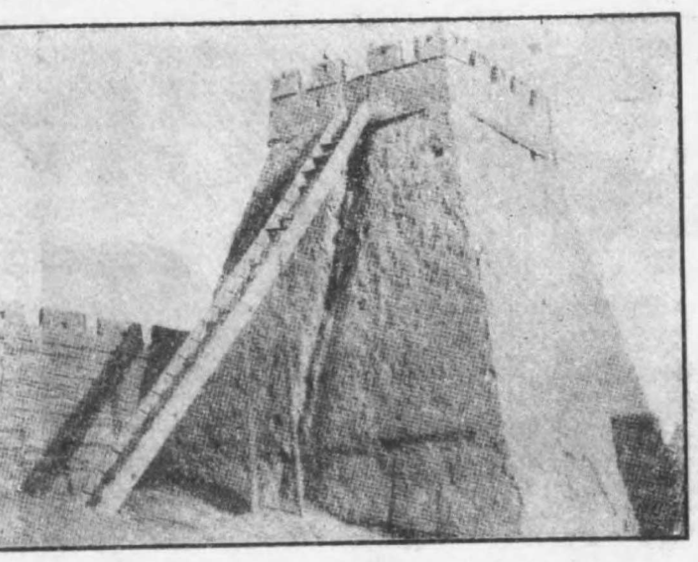
以勞働階級之金融機關有名於世界之美國勞工銀行。近時大見發展。一九二〇年當時僅有兩行。其資本金亦不出百萬元。去年底乃增至二十八家。資本金增至七百萬元。至今猶有繼續發達之象。此等銀行概由各工團組合之幹部經營之。對勞工界存款利息較高。借款利率較低。且剩餘利金亦分配於存款者云。

西行攷古記

Langdon Warne 著
蔡受百 譯

(三)由額濟納河至黑城

不數日行抵金塔。與該縣知事共膳。膳時並有衛兵在旁奏樂。以表敬客之意。膳後假知事專備之肩輿出外游行。該城內所有肩輿之最華美者。當推此也。旋於城外得觀所謂金塔者。該縣之所以名金塔。卽因此。同行者告吾等謂塔之頂。當年係用純金敷飾。而今金已由外國人取出。惟餘黃色之油漆。此說似不甚可信。蓋此地以前從未有外國人之蹤跡也。次日知事特用蒙古文字繕成一函畀吾。俾前途遇及游牧民羣之酋長時。可以此為介紹書。是日下午吾等卽出發。沿金塔左近之沙漠田而行。日落時始停。該地每當秋季卽有雪。見日卽溶。雪水沿山下流。故水量以秋季為最足。是夜卽張帳棚於沙田門。此田卽吾等所雇駱駝原主之產業也。次日沿已乾之溝道而行。時遇積水成窪。泥濘滿道。有時枯斷之枝椏徧地。行旅倍覺艱困。于第二日下午乃異達沙漠之地。一望地面盡呈灰白之色。時亦見有羚羊之蹤跡。當日落時吾偶自駝背下瞩見所行經之處。為一隆起之土邱。其時吉恩方前行。吾乃呼彼以此告之。沙漠中為風所吹。每成綿亙之長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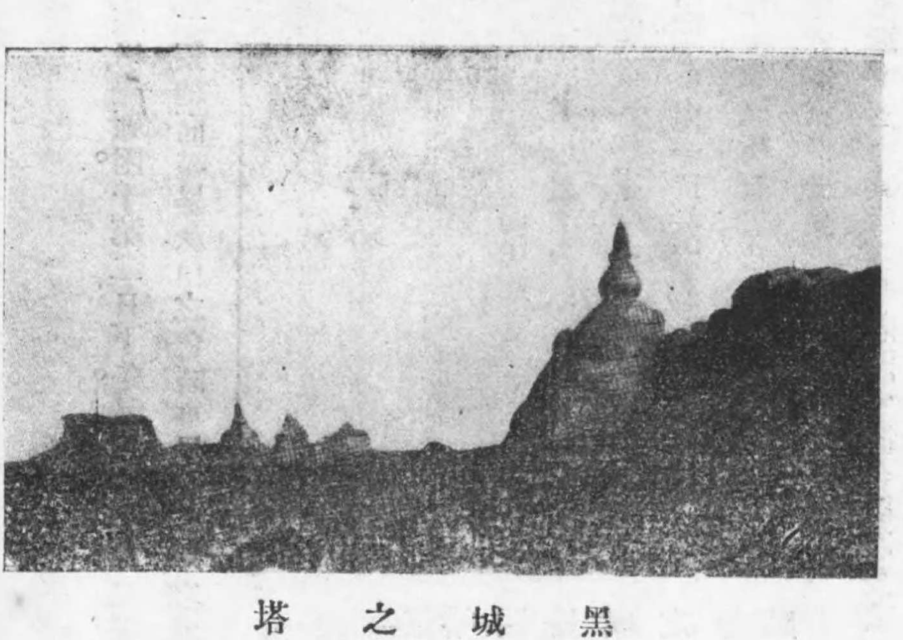
嘉峪關長城之終點

本無足異。惟此邱形勢直削如箭。是為奇耳。此時忽遙見長城一小段。此當係極古之物。建築于耶穌紀元前百餘年。係華人用以防禦蒙古平原游民之侵襲者。二日後行抵額濟納河。一名張掖河。蒙古土民則呼之為黑河。川流甚汚濁可憎。趕駱駝者以為吾等可暫結營于此。待水落後再前進。距此河右岸不遠有一小鎮。名毛目。吾等因携有介紹函。故擬向該地之知事索在沙漠道上所需之燃料若干。其地甚荒瘠。知事為一老者。為人極和藹可親。吾等沿途西行數月以來。所遇之人未有如此老之和善者。是日卽與之共膳。晚間則宿其官署內。該城內祇有商店三家。所售之貨品似皆相同。無一物為吾等所欲者。次日午間復沿黑河前進。並有一衙署內之衛兵乘驢隨行指導途徑。此係出于該知事之美意也。

離毛目行數日後。冬季漸臨。天氣嚴寒。冷風撲人。吾等仍鼓勇前進。是日下午時所行之地。離黑河甚遠。但當將晚時。則又在河岸邊。初所經之地。不見一草一木。數日後。漸見有柳樹青綠動人。吾等游行于此中。至爲愉快。但于樹林內擇徑前進。每易爲樹枝所傷。乃相戒緩緩而行。此後數日沿途之景況。無甚差別。惟天氣愈寒。幾不能耐。一日四顧。忽不見河流之蹤跡。知於黑夜時已越過其支流。一時未及覺察耳。吾等之嚮導于此似不甚介意。彼在途中。常高臥于駱背間。有人詢以何地可張帳棚。彼之答語全無一定。每隨其喜怒而異也。

吾現幾已絕不乘坐駱駝。蓋實不能耐其顛頓也。惟步行過久。覺疲乏不堪時。心中每懸想此時若能安坐於沙發上。其樂當何如耶。吾等之嚮導長日乘駱駝而行。吾觀其在駝背上前後顛頓甚烈。而彼則彌覺安適。吾竊歆羨之不置。此君每當夜間及清晨時。必自駱背躍下。將其羊皮之長袍。捲至腰際。大嗽不止。移時乃復上鞍疾行。吾每日觀之甚悉。休息時。彼每以手掘沙尋水。以飲牲畜。不數尺即達水源。他人掘之。不能如彼之迅速也。

一夜吾等張棚於柳樹林內。次晨見有二茅舍掩映於樹隙中。乃奔就之。索得豆餅牛乳等物。恣意飲啖。寒晨得此。其味倍美也。不數日後。乃舍此已乾之河道。向東而行。越過沙漠。逕趨黑城。是夜所宿之處。與一蒙古村落相近。吾等於



黑城之塔

該處購得羊一頭。以備宰而食之。隨行之嚮導。對於赴黑城之途徑。知之甚詳。彼尚知有一捷徑可通。若風不過猛。方可循此以進。但其時風勢正盛也。蒙古之土民。則極望吾等循河床而行。如此則數日後。即可達彼等酋長結營之地。並謂若能從其言。則彼等且可另遣一嚮導。引吾等直赴黑城。但吾知其言實不足信。故仍按原定之計畫前進。並攜水及燃料足供二三日之用也。

初行時。幸無狂風。而路不甚可辨。但藉指南針之引導。向東北行。途間時遇隆起之圓邱。行時甚感困難。有數邱形勢過於陡直。約高五六十尺。幾無從緣登。移時遙聞前有人作高呼聲。見嚮導方昂然立於邱顛。吾捷行就之。見彼以手指地平綫處。數分鐘後。吾方見前面地勢極爲平坦。而於極遠處有一針形物矗出。吾一見即知此乃一尖塔。即當年馬哥孛羅（Marco Polo）由此入黑城之處。乃狂喚吉恩以此告之。其時風沙撲面而至。衣袋及靴內塞沙屑幾滿。是日下午過一已乾之湖底。其中徧長蘆葦。高至九尺餘。步旅極困難。三小時後乃達黑城。此乃七百年前馬哥孛羅所到之地也。

此城頹廢已久。入城時既無門警驗視吾等所攜之憑書。亦無兵卒在牆角作窺探之狀。更無旅舍主人出而迎接遠賓。當吾等抵城下時。祇見有一灰色之巨鷹。自高牆直飛而下。此外竟不見一生物。即天空之白雲。地面之草木。亦皆

寂不一動。時正當午間。否則將疑有鬼魅出現。此巍峨之城樓。固明係人工所築成者。奈何不見一人跡耶。且當前者無非高起之厚牆。並不見一可通行之門徑。乃繞牆而行。尋其入路之所在。此牆約高三十尺。其四圍沙土綿亘若長龍。所有當年城門之農夫商人婦女僧道。一若已盡爲之吞食淨盡者。吾繞牆行不移時。見沙土當前。不復能進。沙上有一狠之足印。吾乃立於此沙邱之顚。俯視城內。但見頹廢之瓦礫。及二三殘破之尖塔。久已無人觸及之矣。

後吉恩由一沙邱之背面。掘去浮沙。自一狠穴攢入城內。吾等亦相將入城。各處搜尋殘餘之古物。吉恩拾得二古錢。甚璀燦可愛。吾之袋內則滿貯碎瓦片。上有文字。不甚可辨。移時牲畜行李等皆至。乃暫停考察古物。商議於何處張棚。後卒定於城牆東角一小塔下。爲吾等食宿之地。有人於距此數里內尋得一井。乃以駱駝等安置於該處。吾等乃從事於攷尋古物。每日水及燃料等尙不虞缺乏。後見吾等所居之地。四面臨風。不宜於工作。乃以帳棚移至牆外一回教建築物下。其處祇一面有風沙撲入。工作較爲相宜也。

後決定吾等各分工治事。吉恩擬製一該城之平面地圖。吾等則從事於探尋古物。欲作此事。必須開掘地面之沙土。吾等祇攜有掘沙者四人。再加以舌人王君及吾。祇六人。以六人之力而欲掘鑿此浩漫如長龍之沙邱。實爲不可能之事。祇可擇爲風吹平之地開掘。讀者須知掘鑿沙土實爲一至困難之工作。因沙土鬆散易流動。一穴方掘成。其四旁之浮沙即立流入。將



黑城掘得之泥像

穴塡平。故所費之時間多而成績甚少也。

旋於城之中央。見一甚高之建築物。下爲土堆。約高十五尺。其四面有廣道可通。吾等研究之結果。以爲此必係當年全城之總道。此高起之建築物當年必設有鐘鼓等物。用以號召全城居民者。吾遍歷城內各地。甚願將此城以前之景象。一一自沙內掘出。惜無此力量耳。尋於一沙堆內掘得一無頭肢之佛像。其表面色彩。猶未盡退。此像適在一廟門之旁。後又掘發無頭之佛像及殘破之雕刻物甚多。其表面皆有色彩也。

此後續行掘發。並無所得。尋於吾輩工作左近之地。見一奇形之洞。此顯係人工所鑿成者。吾乃設法將洞內之沙掘去。此工作需時甚多。因洞不甚大。祇可容一人爬入。以沙掘出。另由一人在旁將掘出之沙用筐傾去之。其時吉恩方從事圖繪。移時吾忽探首而出。狂呼吉恩。彼聞聲趨至。吾乃以盛沙之筐示之。筐內有六寸見方之壁畫一幅。此尙爲初次創見之物。畫雖簡單而色澤尙絢爛。上作一花朵形。似油布上之花紋。雖爲一簡單之壁畫。亦不可謂非奇物也。後又尋得無頭之泥像甚多。其中有形體甚美者。不久洞門之沙已漸掘盡。忽發現一木板。將板移去後。見其中有一小壁廚。裝有零星物件甚多。大都爲瑣碎之雕刻品。雜亂不堪。移於牆邊。又尋得壁畫若干幅。其上所繪者多爲佛像之頭。甚燦爛動人也。

吾等艱苦工作已達九日。所獲之成績尙稱滿意。此時天氣嚴寒。在此狂風下從事於攝影測量等事。倍覺困難。所張之帳棚極不宜於工作

祇可稍蔽風雨。帳內雖有一火爐。仍寒不可當。後忽降雪。幸吾等之工作。本已將結束在此沙漠城內。竟有雪。頗出意外。後蒙古人民告吾等。謂該地每當冬季。必降雪一二次。惜長年無雨耳。

是日下午。將帳棚收去。於月夜步行至河邊。遙聞蒙古犬吠之聲。似欲擇人而噬者。而吾等聞之。轉覺安適。蓋由此可知左邊已有村落。可向之借宿一宵。稍舒積困也。是夜月色極佳。遙望雪山。在月光下露珠白色。吾等躑躅前行。漸覺寒氣逼人肌膚。思鄉之念。油然而生。同行者至此。皆有心灰氣短之概。如此每日躦行。一日。嚮導者忽自駝背躍下。尋得一結營之地。此時吾等疲勞已極。寢時亦不及更衣。但脫靴解帶。蜷伏於氈毯上耳。蓋風勢既猛。腹內又肌腸轆轆。一脫衣則飢寒迫人矣。此數日日間大都陰暗。風沙撲人。而夜間則多清明。曾有二次大霧。日光自霧內篩出。頗爲奇觀。左近卽爲黑河。河已大半冰凍。但餘中部。有流水涓涓耳。

是日乃感謝日。若可得酒牛乳燃料等物者。則猶可舉行一簡單之慶祝。但於夜間。暗無月光。吾等於狂風中。竟迷失途徑。見嚮導復自駝背躍下。方竭力辨識路徑。吾等猶望彼能於十時以前。率吾等得入正路。但十時已過。而仍徬徨於歧途中。所需之燃料及駱駝之食品。一時皆無從尋覓。吾因不耐顛頓。仍不敢躍登駝背。吉恩則安坐其上。俄頃行抵一小堡壘。其四面築有厚牆。成一方場。每邊約闊十碼。四顧不見人跡。亦無人知此地已荒廢若干年。乃暫休憩於此。幸尙餘燃料若干。可用以自慰也。

此時忽出一意外之事。吉恩忽自駝背滾下。直臥於地。不能移動一步。吾乃移其背就火。並脫去其皮靴。但見其雙足爲冷氣所逼。已僵硬如鐵。王君及吾。乃用力摩擦之。並以中國之高粱酒飲之。後又用油竭力摩擦。希望其皮膚不至過腫。以減少痛苦。吾等復解開襯衫。以其足底緊貼吾等之皮膚。使之受天然之溫氣。最後乃以氈毯裹之。使之靜臥於棚內。此時彼絕未作呻吟痛楚之聲。後吾詢彼覺痛苦否。但見其點首微笑也。

是夜吾展轉反側。不復能成眠。駱駝之食糧已絕。燃料亦無處可覓。吉恩既不能立。亦不能騎。吾極望覓得一車。俾彼可乘之而行。但於此沙漠中。欲覓得一車。恐非易事。次日吾特遣二人向西行。尋覓燃料。又遣王君及嚮導至沙田內尋覓車輛。囑彼等不可稍事延宕。此時帳外狂風四起。乾雪紛向吾等撲至。在此一片白茫茫之雪地內。竟不見一生物。吉恩常佯作熟睡狀。使吾稍釋憂懷。實則吾知其痛苦甚深。此時繃帶已所餘無幾。乃以手帕裹吉恩之足。以代繃帶。此後數日。頗皆慘淡無歡。其苦況迄今猶如在目前也。

一日於百無聊賴之時。忽聞帳外有人作呼噪聲。出外視之。見有數蒙古人。乘壯美之駱駝。自北而至。彼等稍事休息。卽復前行。俄而又有二蒙古人。乘駱駝至。携有小猴七頭。久行於深雪地上。已極疲乏。旋亦舍吾等而去。此時所餘之燃料。祇足供煮製食品之用。方焦慮不已。忽又聞帳外有喧譁聲。見有二駱駝。龐然屹立如山。載有燃料及食品甚多。惜非吾等之物耳。是時祇可靜待王君及嚮導之歸來。望其不至僨事耳。

後於第三夜早晨四時半。吾於睡夢中。爲大聲所驚覺。出外視之。見王君戰慄不勝。嚮導亦憔悴無人形。吾從未見彼等竟疲勞至此者。後隨一敝車。尙有一鳩形鵠面之御者同行。彼之來此。似非所願。吾睹此不勝欣幸。次晨不復作他想。惟束裝上道耳。王君所覓得之車。可推爲世間所絕無僅有者。其輪係木製。似作圓形。又似

作橢圓形。乘此而行。其安適可想而知。吾輩乃以蓆置車前以蔽風。並於車上舖稻草氈毯等物。使吉恩臥其上。吾等則各乘駱駝。隨之而行。二日後。王君先行至毛目鎮。以吾等之所遇。詳告該鎮之知事。俄而吾等相率至。知事之款待。仍極慇懃。於吉恩之疾。亦極關切。遂將吾等前

德報所發之麻雀牌廣告



請中國留學生作雀戰戲爲之攝影刊載

次所居之房屋。灑掃後。仍用以爲吾等安宿之地。此時吾擬赴肅州。但如何前行。甚爲躊躇。現河已冰凍。故行旅較前益爲困難。王君以爲須待吉恩病愈。能步行時。方可起行。但如此則須勾留數星期。吾望有一醫士。爲吉恩治疾。肅州固無醫士。但過肅州後。往數日之行程。卽可達甘州。該地有一中國醫士。曾受英國敎育。爲吉恩治疾。必不至僨事。吾乃以此意告該知事。彼亦首肯。此老對於吾等之起居飮食。極爲注意。吾初以爲中國人類多冷酷無情誼。至是方知爲誤會。但此後沿途復能遇和藹如此老者否。則不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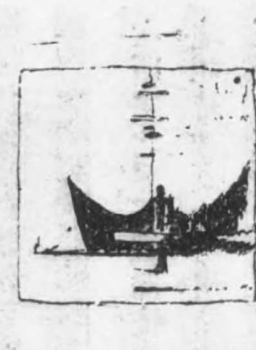
第三日晨間。吾等扶吉恩上車而行。車內厚舖駱駝絨氈毯等物。年老之知事。則在旁親視吾等裝置行李。待處理停當後。乃躬送出衙署。珍重道到。現吾等已有車二輛。知事復遣一衙署內之衛兵。乘驢隨行。爲吾等照料一切。行至中途。此衛兵特先至一農人田舍內。爲吾等謀得一區室。以備安宿。農人之家族。見吾等至。極表歡迎。次晨離去時。但見有男婦老幼數十人。集立於門前。以笑面歡送也。是日沿雪田而行。下午時。已達河邊。乃遣去隨行之開掘沙土者四人。及知事所派之衛兵。並繕一謝函。囑彼面交其主人。數日後。抵甘州。並尋得前所述之中國醫士。吾等於吉恩之足疾。甚爲焦灼。但彼告吾等此並無大患。經心醫治。不久卽可愈也。

留德學生之新生活

▲麻雀牌風行德國

大戰後數年來之留德學生。因馬克問題。生活異常困難。但現在已漸趨活動。蓋德國社會對於中國之麻雀牌。亦表狂熱之歡迎。於是多半留德學生。均以敎授麻雀爲唯一之副業。收入款項。亦頗不弱。據留德學生胡君報告。謂最初敎授於律師家中。每小時酬八馬克。第二次敎授一咖啡店之主人。酬金已漲至每小時十二馬克。第三次又爲另一律師聘敎。每小時酬十六馬克。第四次則爲前王子妃家中所聘。學者大半均爲伯爵男爵夫人。而酬金則每小時得二十四馬克。(合華幣約十二元)惟此輩婦人未易領略。敎授至十數次後。始能了悟。此卽一處酬金收入。竟達三百馬克以上。故生活頗覺裕如。至販賣麻雀之商店。卽倩留學生攝雀戰之影。作爲廣告。招攬顧客。而一般婦女之首飾。亦無不以麻雀牌式爲最時髦云。

德國婦女流行之麻雀牌耳墜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

（由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

（公展）

（一）國外之部

▲法國政局　白里安氏。既因國民社會黨之不願攜手而謝絕組閣，十四日。法總統遂召班樂衛氏商組閣。翌日班氏既承允組閣。電召歐戰初起時之財長凱勞氏。担任財政。十六日。凱勞即在財政部召集法蘭西銀行總裁及法國各大銀行行長開談話會。透澈討論財政現狀。凱勞原為急進派領袖。今日急進派集議時。凱勞請其扶助。急進派一致通過信任案。而凱勞入閣之局定。十七日新內閣遂成立。班樂衛任總理兼陸長。外務總長白里安。財政總長凱勞。內務總長舒拉湼。克殖民總長愛塞。文部總長杜門徐。工務總長拉倍爾。農務總長杜哥拉布爾。商務總長蕭湼孟。海軍總長莫列魯。航空總長伊那克。勞働總長杜門杜哥蘭。恩俸總長安得里歐。司法總長司垤格。二十一日衆院通過內閣信任案，按凱勞在一九一四年初，乃有勢力之財政總長。嗣因其妻鎗斃菲加羅報主筆一案。未能成立。民情大憤。凱勞乃去職。歐戰時。凱勞因鼓吹和平下獄。被逐巴黎。似凱勞一生政治從此休矣。乃去年十一月大赦案通過。凱勞遂復躍起。一部份法報甚歡迎之。譽為理財專家。以為保全法國。非凱勞莫屬。且有預料其在三個月內必復入政治舞台者。今果驗矣。班樂衛之組閣。不留用赫里歐閣員。且加入參議員五人。其對於推翻赫里歐內閣之參院。已可謂盡敷衍之能事。惟參院前曾彈劾凱勞。而聲討其罪。今對於以凱勞為重要脚色之新閣。能否容忍。尚有問題。參院現似暫蓄其鋒。殆因凱勞以反對資本稅著聞也。二十一日。班樂衛在國會中宣讀內閣宣言書。書內言財政與安全問題。急宜解決，並將要求表決預算案於新稅成立前。使之出入相稱。安全問題。將以赫里歐與白里安在日內瓦所定之根據為基礎。又言全國極宜和衷共濟。至於維持教庭之法大使署。並無不合所謂俗律之處云云。新內閣之能否持久。論者雖不其詞。但佛郎滙市已趨堅固。此可視為內外信任之復活。各報議論。隨其黨派而異。大旨如下。極端右翼派反對甚烈。穩健派態度懷疑。但非不能相容。左翼諸黨之右翼派態度穩重。而社會黨或左翼均極擁護。共產黨則抱仇視態度。惟內閣本身有一暗礁。即白里安與凱勞間之個人

法國新外長白利安

嫌隙是也。班樂衞將何以解除此種嫌隙。恐將大費其腦力。目前扼要之點。仍爲財政。一般人對此極爲焦慮。故雖最憾惡凱勞者。亦不得不容其復掌政權。蓋其理財手段與堅强志趣甚得人信服也。

▲日本政局　日本政友會新總裁田中氏。始終不允入閣。乃決定商工大臣以野田卯太郎繼任。農林大臣以岡崎邦輔繼任。十七日舉行親任式。而政潮始定。政府以高橋氏辭職。田中新總裁又拒絕入閣。頗惹起各界誤解。決於十七日爲非正式聲明。以釋羣疑。其聲明要點有三。(一)田中極諒解加藤首相勸其入閣以鞏固三派協調之誠意。首相亦能諒解田中初就新總裁職。會務多待整理。入閣實爲黨情所不許。(二)田中有繼續鞏固三派協調之決心。(三)田中不論入閣與否。在主義上絕對援助現政府。

▲布國戒嚴　十四日布王蒞蘇菲亞行至城外時。有共產黨多人開鎗狙擊。車夫受傷。侍從二人飲彈而死。布王則逃脫無恙。同晚蘇菲亞尙有一暗殺案。衆議員喬治夫將軍即推翻史丹波里斯基政府者。被人在其住宅外殺死。十六日教堂中舉行喬治夫將軍追悼禮時。忽又炸彈爆烈。死者約二百人。中有上級軍官十三。中級軍官八。高級文官八。傷者二千人。全城立即宣布戒嚴。業已拘獲嫌疑犯百人。城外遍駐兵士。邊界已暫封鎖。各種行路交通已停。商鋪一律閉門。蓋蘇菲亞已處於恐慌時代中矣。越日警察查知教堂暴行之主謀人。即係中央共產黨委員者之會長楊柯夫與副會長明柯夫二人。乃拘捕共產黨領袖楊柯夫。明柯夫拒捕爲警察所殺。爆裂之炸彈。係明柯夫所裝置。炸藥係用導火線燒着而燃。此導火線者。則爲教堂僕人私自放入鐘塔之一少年。此事係公田黨。共產黨所爲。布王當日幾及於難。王本擬親赴教堂參與殯禮。但在最後時期有人勸其勿往。故王派台維杜夫將軍爲代表。炸彈適在教堂所備之御座旁爆裂。台維杜夫將軍首當其衝。遂罹粉身碎骨之慘禍。而御座亦爲爆毀。凡近御座者大都殞命。黨人暗殺之手腕。殊可驚矣。同時布政府以維持秩序。向巴黎大使會議請准增募陸軍一萬人。會議即將提案交特別召集之軍事委員會審查。聞已認爲請求確有理由云。

▲德國選舉　德國之總統選舉競爭。近日有一顯著之變化。即興登堡將軍已允担任國民黨之候選總統矣。社會黨白拉恩氏。近被舉爲普魯斯總理。故混合派所舉之候選總統馬克思博士。以可得社會黨之援助而於四月二十六日總統選舉競爭中。或可擊敗國民黨所舉出之興登堡將軍。然興登堡得票之多寡。可見德國國家主義之盛衰。擁護興登堡者稱之爲眞正日耳曼人之基督教徒。譽之爲英雄。而對於馬克斯則詆之爲國際猶太精神之代表。但社會黨與共產派報紙。則亦以屠夫殺人兇犯等惡名加之。十九日興登堡檢閱國民黨退伍軍士約二千人。接見德國與外國新聞記者。宣讀一文。大旨謂戰時德國所有之團體精神。現亟宜恢復。以謀和平之工作。此團結應爲穩健的國家情感之結果。而與黨派政治無關。渠若爲總統。當僅以其職務爲念。而根據憲法及德國在世界中之現有地位。勉力以求

德代總統西蒙士

其祖國之最好利益。渠未能發表如久經政治生涯之政黨人物所發表者之政綱。渠所視爲最要者。在恢復世界中之德國聲望。人有謂渠之担任候選總統。含有德國軍事反動力者。其言至爲虛妄。最可妨害恢復祖國之和平目的及協謀世界進步之合作者。莫此爲甚。渠所奮勉者。僅在保持德國之主權與自由。在各國中求一地位而已。欲達此目的。必銷滅德國戰事禍魁之罪名。而後可。諸君當知所有違法計畫反動及他種危險動作之言。全無意識云云。興登堡之態度。即此可見一斑。馬克斯一派現以國外借款市價驟落一事。爲反對國民黨之理由。而國民黨則謂馬克斯與社會黨接近。故反對資本家之候選人。雙方各執一詞。且各引商業統計以自證其說。互以本黨候選人獲選後。定可吸取國外資本爲言。故選舉人究不知何所適從也。

▲葡國革命　十七日。葡萄牙忽起革命。領袖爲迦馬拉少佐。應者有步騎砲兵數百人。迦馬拉設立執政處後。即拘獲官吏數人。葡總統與閣員旋集於軍營中。討論防禦方法。未幾有忠於現政府之軍隊。將叛兵危圍於營。葡京各處皆有變亂。惟政府確能控制大局。十九日。革命軍投降。政府軍砲擊叛黨所據之營壘。傷數百人。一切均已甯靖矣。

▲無線電會　萬國無線電大會之法律股。決定前瑞士京城萬國會議所承認知識所有物之權。應適用於各種智力與工作之無線電流。無線電大會又通過股員會條陳若干條。規定各區域內研習者所許用之電浪長度。以免因長度相同而起紛擾。股員會建議以密達計數之電流長度如下。歐洲一一五至九五。七五至七〇。四七至四三。加拿大一二〇至一一五。四六至四一·五。美國八五五七五。四一·五至三七·三。世界其他各處九六至八五。三七·五至三五。

（二）國內之部

▲北京政局　北京政局。邇來無所出入。內閣本身。惟教長王九齡就職未久。因請假兩月。十三日晨出京回滬。由呂復代部。王氏此行。攜段親筆致唐繼堯函。請開誠公布共商國事。王行後。呂復備聯帶去職。十四晚段下令。章士釗兼署教長。十八日閣議決仍慰留呂復。至內長一席。因疆吏將有更調。王揖唐或將長內。而以龔心湛出長皖省。命令且夕可下。執政政府又以善後會議閉幕在即。乃於十三日晚。公布臨時參政院條例。俟善後會議閉幕。或即下召集參政院令。以爲議政之點綴機關。惟各省武人爭派代表。將來之參政院。大概爲軍人代表之會議所而已也。

▲善後會議　善後會議。自十四日得繼續開會後。危險時期可謂已過。十五日會議收束軍事大綱案。決歸併軍事善後委員會條例內。全部十六條。三讀通過。十六、十七、十八三日。續議國民會議條例。保留各條。均有相當之解決。卒將條例刪成三十餘條。全部通過。本擬二十日閉幕。嗣以奉代表團要求。二十日再開會一次。議整理財政案及財政善後委員會條例。故改二十一日行閉幕禮。是日段執政及閣員親預閉幕式致頌辭。午刻段宴會員演說。略謂國家變亂。由人心不一。致綱紀墮地。大法不立。



善後會議議長趙爾巽

吾輩不自暇逸。與諸君共謀國是。今日善後會完軍財。酌定大綱。國家根本計劃之國民代表會議條例。亦告成功。以後盤錯萬端。從此開始。仍本一貫精神繼之。是望。次日段復邀會員全體在第一台觀劇。平心而論。以各方意見鑿枘之善後會議。居然能議定三項條例。已爲不幸中之大幸矣。善後會議閉幕以後。參政院將代之而興。善後會議會員。行將一變而爲參政。國民會議組織條例。二十二日當可公布。大約召集開幕。非至六月初旬無望也。至軍事財政兩委員會。亦將次第組織。聞善後會員會外協商。擬趙爾巽湯漪爲參政院正副院長。王士珍爲軍事委員長。梁士詒爲財政委員長云。

▲**疆吏問題**　豫魯皖三督問題。以各方牽制。懸而未決。十七日京訊謂段已命秘書廳辦就命令。張宗昌督魯。岳維峻督豫。鄭士琦督皖。龔心湛長皖。王揖唐調長內務。俟善後會議閉幕即下。而善後會議奉代表仍請段在善議閉幕前先下張宗昌督魯令。其勢恐難如願。十九日奉代表又見段表示張作霖不堅持孫岳督豫。惟催下張宗昌督魯令。段允日內即下。但魯將領施從濱等又聯名電請留鄭士琦。軍務廳復電謂中央當衡情處置。吳光新十八日赴濟。大概奉段命與鄭接洽易督問題。豫軍將領又紛紛電請速下岳維峻督豫令。軍務廳電岳謂督豫令已蓋印。因事稍擱。決無更改。但二十一日閣議又通過孫岳督豫。岳維峻長豫之議。然則或變更原議矣。至於陝督一席。當胡景翼未死時。曾力保孫岳。今胡既死。孫又無意進取。故劉鎮華電告已率兩旅西行。請飭胡部退駐豫西。以便所部返陝。而閻錫山十七日電亦稱劉已離太原。取道蘭州朝邑回陝。吳新田電告豫軍據陝北。橫阻陝晉交通。請明令各將領回豫云云。而吳又已派兵赴陝北。冀圖肅清。歡迎劉鎮華回陝。是則將來陝局變化。亦殊有注目之價值焉。

喬遷之喜

督魯之張宗昌



▲**蘇省善後**　蘇省自盧永祥兼就督辦。召集善後會議後。以鄭謙尙未南下。韓國鈞得以苟延旦夕。但今則鄭謙決由二十三日由奉直接來蘇。而王其康鄧邦造亦即自津南下。預備接收。交代故韓氏日來已在籌備交卸。張宗昌在滬組設蘇魯皖剿匪總司令行署。十七日已舉行第一次參事會議。張氏亦以公務已畢。十八日午傳令備車。十九日下午離滬赴甯。此後張果督魯。則剿匪司令一職將屬之姜登選。蓋姜氏奉張作霖命檢閱津浦沿路軍隊。二十日已過徐南下也。

▲淞滬商埠條例　內務部初擬為商埠督辦條例。法制院次擬為市區督辦條例。鄭謙對兩條例。又加以簽註。呈段核閱。段將三種意見提付閣議。二十一日閣議。議決照內部原案。加港務局及會辦一人。條例仍交法制院修正。聞三方爭點在督辦權限。內部主張督辦管理埠務。指揮水路警察。受內部管轄。法制院主張辦理特區之國家行政。須直接中央。而鄭謙簽註。淞滬係蘇轄境。國家行政。應由省長負責。或由督辦會同省長辦理。不應脫離省長自成獨立區域。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宜其孫寶琦之態度消極也。

▲粵桂戰事　粵省東江戰事。惠州二十已下。滇桂軍入城。聞楊坤如日離滬。香港十七日電稱。警衛軍九日佔老隆。是結束之期。業已不遠。陳炯明逃廈以後。外傳其曾向楊樹莊借海籌永績兩艦來滬。未得允可。十六日秘乘新疆輪來滬。但一說謂將赴漳州轉永定。而又一說則謂為赴福州。行蹤不明。無從稽考。許崇智電周蔭人質問對陳炯明軍。是否繳械或收容。而汕頭消息。又謂許崇智方聲濤對入閩已有具體辦法。方即日返廣州。調兵限兩星期抵汕。借許部入閩。是則許之準備攻閩可想見也。至閩南泉州安海附近高義孔昭同兩部軍隊之激戰。則司空見慣。實亦無足掛齒矣。

▲桂省戰事　據桂平消息。龍雲引范石生黃紹雄圍邕甯。攻而未進。十三日鄧本殷部出靈山永淳。唐繼虞部抄柳州。胡若愚部出橫縣。龍雲出邕甯正面攻擊。范黃在前敵劇戰二日夜。死傷甚衆。十五日猛衝出圍。回貴縣。損失甚重。現扼潯州並據大河。龍州電訊則謂滇唐軍十七日與范石生李宗仁黃紹雄部戰。十八日晨選敢死隊三千出擊。又値胡若愚部加入。至午范黃部不支潰退云云。雖其消息不免出於宣傳。但聯軍之不利。當無可為諱矣。

▲川湘變局　川軍將領聯合倒楊。十六日國務會議。據川將領電呈。楊森陽示服從中央。在川把持鹽款及兵工廠。派兵逼他軍防地。前鋒已有接觸。決明令派劉湘查覆制止戰禍。此令已於十七日頒發。十八晚川將領駐京代表又往見段。請明令免楊森職。段言俟劉湘查覆後再核辦。大勢楊將免職。擬以劉湘繼任。蓋楊為吳佩孚助之入川者。今政局已變。當然站不住也。聞渝將領會議。決推劉湘為討楊總司令。賴心輝赴內江督師。三路攻成都。資中簡陽已開火。而成都消息。則自流井貢井威遠方面十一日午後發生戰事。十二日上午。瀘江亦發生戰事。自貢附近雙石鋪百花場一帶。均有戰事。惟各路消息均含糊。大約擴大期已不遠耳。

▲湘西戰事　湘西戰事業已發生。十三日趙恆惕軍克桃源。十四日。趙軍三路進攻德山市。距常德城僅十里。林支宇熊克武均不戰而退慈利。十五日趙軍乃克常德。熊率部退守辰州。趙恆惕委龔開鑫為湘西前敵總指揮。首斌為督戰員。蓋其勢非與熊決一雌雄不可矣。但洪江唐繼虞電湘議會。謂滇軍此來。志在救國。甯肯久滯湘境。致違素願云云。是滇軍或又將自動的退出湘境未可知也。



曲諧（二十一）

二北

至於逸情遐慨。躍躍紙上。得豪放一派之正。而並足以見作者胸襟境地者。又何如殿前歡次酸齋韻。茲錄兩首曰。「釣魚臺十年不上野鷗猜。白雲來往青山在。對酒開懷。欠伊周濟世才。犯劉既貪杯戒。還李杜吟詩債。酸齋笑我。我笑酸齋。」「喚歸來。西湖山上野猿愁。二十年多少風流怪。花落花開。望雲霄拜將臺。袖星斗安邦策。破烟月迷魂寨。酸齋笑我。我笑酸齋。」此兩詞。惟北曲聯樂府與殘元本陽春白雪載之。他書內皆不得見也。

元曲之號為當行本色者。取材之時極瑣。遣辭有時極質。而融裁必新。刻畫務盡。並所謂俗能涉趣。駁中寓純者。淵稚如小山。自與兩道。但集中亦偶有一二作。悉排典語。獨鑄俚辭。而能極盡其妙。渾然元人風度者。於以知為直作者固無所不可也。如醉太平感懷曰。「人皆嫌命窘。誰不見錢親。水晶丸入麵糊盆。纔沾黏便滾。文章糊了盛錢囤。門庭改做迷魂陣。清廉貶入睡餛飩。胡盧提倒穩。」痛憤之深。嘲罵之烈。得未曾有。在全集中。直是別調矣。曲家嚮以張喬並稱。余謂喬集大體。亦以風麗見長者。乃亦時有此種別調。輝映其間。情形正與張集彷彿。張喬媲美。信不誣也。如夢符水仙子怨情一首。較之前曲。題目雖異。而詞性筆法則是一樣。茲附見之。「眼前花怎得接連枝。眉上瑣新致配鑰匙。描筆兒鈎銷了傷春事。悶葫蘆咬斷線兒。錦鴛鴦別對了個雄雌。野蜂兒難尋覓。蠍虎兒甘害死。蠶蛹兒別罷了相思。」取譬蟲物。俱有新趣。蠍虎兒則謂守宮也。明人中。繼張喬此類作者。惟馮海浮才情最稱。餘子如康王輩。雖有意浪漫。而機趣尚拙。再則喬之怨悱。似較張之感憤。取材為尤難合云。

張宗橚詞林紀事曰。按小山樂府。余所見三本。家寒坪兄所藏。係汲古閣鈔本。小令之卷。外集一卷。含厂兄所藏。係近時鈔本。唯兩巖兄所藏。係吳興夏煜宁校選本。六卷。刊於康熙年間。曩時曾取數本校勘。互有異同。覺汲古閣本稍勝。久欲手錄一帙。緣中多曲調。因循未果。今採錄人月圓一闋。鼎嘗一臠。未謂不知味。孰謂張小山不如晏小山耶云云。張氏所舉近時鈔本。未知何指。夏氏選本。亦未見過。不但未見其書。且他處亦未見其名。足補余前舉七本之遺。余前謂清人皆賞小山曲之類詞者。並不知小山曲之為曲。觀張氏此論。益覺未誣。夫體之為詞為曲且未辨。而猶自詡知味。所知蓋何味歟。北曲聯樂府中。除人月圓十五首。秦樓月二首外。絕無第三詞調。豈全集之味。盡此十七首中歟。張氏猶幸曾校斠全集者也。而得解如此。亦殊可怪。

張小山詩見元詩選癸集。又別有包羅大地一書。見錢大昕元史藝文志小說家類。謂張小山等撰。按錄鬼簿載朱凱有包羅天地。豈此書即小山與朱凱合撰者歟。包羅天地。隱語。此類之書。元人多有之。而皆未識其究竟。倘屬游戲小品文字。則涉於曲者必多。安得博雅一剖此疑悶哉。

夢符曲集。世人但知有李中麓輯小令一種。而不知猶另有所謂文湖州集詞者也。此一段考證。言之亦尚不枯燥。因略及之。錢塘丁氏舊藏。有何

夢溪原藏文湖州集詞一卷。卷端題文林郎雙門吟隱拜校。後有厲樊榭記。謂此本較李輯少數十闋。作文湖州。不知何故。余按李輯小令二十調。百八十八首。文湖州集詞僅百十八首。較少百餘。何止數十。厲氏蓋未詳核耳。惟五十八首中。爲李輯所無者。有十五首之多。（樂府羣玉所有。李輯失載者。尚有五首。故夢符令曲。今日傳世者。余知有二百九首。蓋以套曲十。詞一。較之小山。三之一。猶不足。特夢符有雜劇十一種。傳者三。黃文暘曲目又載其有金縢記傳奇一種。則恐係假託矣。）而調名別緻者。尤足記。述賣花聲。（曲調。非詞。）作秋雲冷。或秋雲冷孩兒。小坡羊作芳草多情。小桃紅作採蓮曲。凭闌人作萬里心。喜春來作惜芳春。慶東原作鄆城春。撥不斷作錢絲泣。（此名恐有訛字。）皆自來譜錄所不載。不知是否創自夢符之手耳。文湖州集詞名稱之誤。自不得言。惟此五十八首。又何人所輯。據之何書。可惜失攷矣。

夫喬詞文湖州集一名。固然費解。即張詞北曲聯樂府一名。亦不甚得解。此書爲小山當時坊賈所編。故元鈔本於總目之後。有四行題識曰。本堂今求到時賢張小山樂府。前集後集續集別集云云。元分四集。今類一編。與衆本不同。俟有所作。隨類增添梓行之。知音之士。幸垂眼目。外集近間所作。謹白。書由坊賈所編。名亦必由坊賈所訂。究竟北曲何所指。而樂府又何所指。殊費尋索。南北分標。在元人製作中甚少。然南曲創始甚早。此之北曲。即謂對南曲而言。猶可說也。惟是樂府兩字。在曲中僅含有彬彬有文之意。小令套數。故包含在內。有時即劇曲亦在內。茲曰北曲聯樂府。是擯北曲於樂府之外矣。又全書皆小令。末後略具套數。豈北曲之謂小令。樂府之謂套數耶。亦絕不成話也。懷惑不解於茲已久。嘗小山曲。而不得解於其書之名。豈不可笑。因喬集名稱之訛。聯類並識于此。均冀宏達之敎焉。

鬼簿紀夢符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錢氏藝文志乃有憬憬老人樂府一卷。歷代詩餘等書中。老人作道人。其爲一卷則同也。此一卷當是喬曲最古之本。何從得見。又鬼簿謂夢符居杭州太乙宮前。有題西湖梧葉兒百篇。名公爲之序。胥疏江湖間四十年。欲刊行而未果。按小山有蘇隠漁唱。夢符則有梧葉兒百篇。皆湖上之作。是又兩家之相似者。而當時一及刊。一不及刊。傳不傳由於此。幸不幸亦遂判於此矣。

評夢符曲者。李中麓語最詳。謂涵虛子但賞其雄健。要未能盡。蘊藉包含。風流調笑。種種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繁。句句用俗。而不失其爲文。余謂蘊藉八字確。出奇不怪亦確。多而不繁。是陪襯話。句句用俗不盡確。樊榭謂尤好其小令。灑落俊生。如遇翁之風韻。於紅牙錦瑟間。是亦有體會語也。前人選喬詞者。太平樂府不及樂府玉玉。羣至錄百三十六首。已空其羣。

所謂蘊藉包含。風流調笑者。余謂集中莫過于小桃紅曉妝。「紺雲分翠攏香絲。至線界宮雅翅。露冷薔薇曉初試•淡勻脂。金篦膩點蘭烟紙。含嬌意思。嬌人須是。親手畫眉兒」自攏髮至於插花。種種皆自爲之。而畫眉一事。必留以嬌人親手。信得美人嬌韻無限。曉粧之詠。曲中難以過此。同調贈朱阿嬌曰。「鬱金香染海棠絲。雲膩宮稚翅。翠嚲眉兒畫心字。喜孜孜。司空休作尋常事。尊前但得身邊伏侍。誰敢想那些兒」此固屬風流調笑。而亦何嘗不灑落俊生耶。小山並不道學。但多高趣。此等調笑語則少見。張喬之品。亦于此徵判。在曲體。喬並不爲害。且反較當行矣。

種種出奇而不嫌怪者。其例甚多。茲舉兩首。水仙子展轉秋思京門賦云。「瑣窗風雨古今情。夢繞雲山十二層。香銷燭暗人初定。酒醒時愁未醒。三般兒捱不到天明。巉地羅幃靜。森地鴛被冷。忽地心疼。」奇在末一句。水仙子詠雪曰。「冷無香柳絮撲將來。凍成片梨花拂不開。大灰泥漫不了三千界。行稜了東大海。探梅的心噤難捱。[illegible]甕兒裏袁安舍。鹽罐兒裏黨尉宅。麥缸兒裏舞榭歌臺」灰泥銀粉鹽麪等。皆不奇。奇在漫與稜甕與缸罐之屬耳。元曲于極熱之題。亦務必求新。取材不能新。則說法務求新。若一味拾詩詞牙慧。有所不屑。此曲之所以爲曲歟。



春遊斷片

心潮

晴絲牽夢。柳絮漸飛。於斯時也。不作俊遊。非特負春。亦使春怨。月之十九。記者聯歡會約作龍華之行。偕者三十二人。以汽車五集於望平街。先後出發。車行經畢勛路。兩旁綠樹成蔭。一望數里。彌歎西人市政之佳。道路之修潔也。郊外野花雜開。香拂襟袖。身在車內。目望車外。心曠神怡。樂乃無藝。回顧軟紅塵中。眞不知所忙何事。惟桃華似已零落。問之鄉人。自龍華設軍署後。鄉人多不敢藝桃。桃花薄命。乃不能託足於亂離之世。亦復可嘆。車過舊軍署。已改爲上海總商會接收兵工廠辦事處。門有巡者保衛。園也桑滄小變。眞有人面桃花之感。曩嘗語商會會董某君。商會選長潮。受特種勢力支配。幾爲顚覆。而今則商會乃以封條加諸堂堂軍署門上。天道往復。昭然不爽。惜恐塵世紛紜。喩者終尠。徒使後人哀後人耳。

龍華寺中熱鬧。逈非昔比。憶二年前曾一度來遊。肩摩踵接。無立足地。今則車馬疏落。相去奚啻倍蓰。豈兵戈之餘。民生凋敝。抑吾佛無靈。祈報者有所憬悟。而知抱佛脚之不如求己耶。然婦女之喃喃頌禱。盈盈下拜者。爲數仍不鮮。僧人爲之一一引導。若爲送子觀音殿。應具香燭幾。若爲如來殿。應具香燭幾。吾人視之。亦不知其忠於佛。抑忠於己。寺中香燭有專賣權。是日曾見一老嫗。欲在寺中售香燭。警察干涉。嫗謂年已六十。姑憐其老。得之餬口。警察謂章程如此。卽八十歲亦不能通融。甚矣。警察之能盡厥職也。何能謂中國警政之廢弛哉。

寺內有功德林。爲北京路功德林所分設。具素菜以供香客者。記者會是日亦聚餐其中。每桌代價八元。而殊不值。投機營業。自不能加苛求。寺外更有素菜齋三處。皆搭篷應客。兼售香茗。價雖不甚昂。而每壺售大洋二角五分。外加小賬。一似亦數倍常値矣。友人程君見有正廣和啢嘓水。頗思一飲。予告以恐每瓶之值在一元之數。不甚合算。因詢其價。則與茶等。均嘆其廉。謂較八月十八觀潮專車中每瓶一元之價。便宜多多。王君景石謂曩香市盛時。香茗每壺售一元。然欲求座而不可得。吾輩今日得享此。已受丘八之賜。不可不心平氣和。甚矣。人心之奇特也。雇黃包車。爭一銅元。憤而徒步。茶每壺售價一元。而人爭取。豈眞壽頭與闊少之不同哉。汪君北平不嗜素。求葷不得。肆中云有土司。汪令進一客。則油炸年糕之類。又咖啡一杯。味與紅茶不甚遠。索價大洋八角。汪不敢驚。如數付値而已。

聚餐畢。同人等均赴蕙園攝影。旣竟。又遊寶記花園。予與競民景石以失伴未往。卽茗談以俟。三時半汽車來。卽返滬。龍華之遊如此如此。





傀儡之家庭

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棹上加鋪一張紅棹毯。椅子上加上幾個坐褥。點綴年景。憶蘭的外衣放在沙發上。

憶蘭一個人緩緩的踱來踱去。臨了站近沙發拿起她的外衣。又放下。

憶　好像誰來了。（到門前傾聽）沒有人。今天三十。自然沒有甚麼人來。明天除掉拜年的也不會有別人來。但是。倘若——（開門看看）還好信箱裏沒有信。胡鬧。他也不見得眞那樣。那總不至於。不能夠。我還有三個小孩子呢。（安嬷嬷從左門端一小皮箱進來。）

安　好容易才把你這身跳舞衣找着了。

憶　難爲你。放在棹子上罷。（安放下）

安　我恐怕有很多地方壞了要整理理才能穿。

憶　我恨不得拿他撕作幾百條。

安　別生氣。容易整理的。耐性些才是。

憶　我想去請林夫人來帮我整理。他手工狠好的。

安　又出去幹甚麼。怪冷的。別傷了風。

憶　比傷風更壞的事還許有呢——那些小孩子在那裏幹甚麼。

安　在那兒玩你買給他們的頑意兒呢。可是——

憶　他們常尋找我嗎。

安　可不是嗎。他們是跟着媽慣了的恨不得你一天到晚跟他們頑兒才好呢。

憶　可是。將來不能老這樣跟着我。

安　好在小孩子是甚麼都能慣的。

憶　眞的嗎。比方說娘要離開他們走了。他也會忘記麽。

安　喲。甚麼話。離開去。

憶　我一直不明白你怎麽能夠拿你的小孩兒託給別人。

安　那時候因爲我要來作你的奶媽。

憶　但是你怎麽捨得呢。

安　我既得了好事顧着賺幾個錢吃飯。不捨也要捨。男人沒良心又毫不管我。

憶　你的女兒如今長大了一定把你忘了。

安　那兒會忘。也還常寄東西給我呢。

憶　（抱住安嬷）我從小多虧你領大我。

安　可嘆你老太太去世早。只有我照看你成人。

憶　比方說我的小孩子要沒有人照顧我想你也一定——胡說。胡說。你去帶小孩子去罷。我還要——（開箱）明天你看我打扮起來給你看。

安　眞是那個跳舞會裏都沒有誰比得上我們憶蘭小姐。（她說從左邊門進去）

憶　（從箱中取去衣服馬上又擲回箱中）倘若我大膽出去。只要沒有人來。要是沒有甚麼事情發生。。那裏有人來。不要去想

他忘了罷。忘了罷。這圍巾真好。這手套也真不錯。再也不去想他了。（一個人搗鬼）一二三四五六（叫起來）喲有許多人來了（走到門口狐疑不定的站住）林夫人從外面進來。（外衣已經脫在廳上）

憶　你啊。沒有別人嗎。你來得好。

林　我聽說你到我棧房去過。

憶　是的。我因為走過那裏。你來得好。我正有椿事請你幫忙。讓我們在沙發上坐罷——唔。明天晚上隔壁王家——從前作過意大利公使的——他們家裏有假裝跳舞會。他跟玉門本來是在歐洲留學時候的同學。要請我也去。

林　那你自然應當去。我跟你同學的時候。你就歡喜跳舞。後來聽說你得了官費到法國去留學。在那邊專把跳舞練得好了。可惜我一直沒有見過。

憶　還會兒沒有練習也有些忘了。只有意大利的「太爾蝶拉」舞還記得。玉門叫我明天就跳這個。

林　那是好極了。你總得好好兒露一露。

憶　這也是玉門歡喜這個瞧。這就是跳舞的衣裳。這還真是一個意大利裁縫作的呢。可是都脫了線了。

林　讓我們趕快把他縫一縫罷。（看看衣裳）這很容易的。你有針線沒有。（一眼看見憶蘭的針線盤）唷這兒就有了。

憶　謝謝你。你真好。

林　（縫着）明天你在家穿好了去嗎。得讓我來看看你是怎麼樣兒的好看。唷我還忘了呢。昨天晚上還得謝謝你。

憶　吃便飯。謝甚麼。你太客氣了。

林　藍醫生從來就像昨天晚上那樣不高興嗎。

憶　不。昨天晚上是格外顯得不高興。可憐他有背脊骨發炎的病。聽說他父親是一個很荒唐的人。有狠多的姨太太。所以他從小就得着這種病。

林　（放下針線）這些事情你怎會麼知道。

憶　一個人有了三個孩子所以這些生理上的事情總得研究完！。也是這兒那兒聽得來的。

林　（縫一縫。又略停）藍醫生每天到這兒來嗎。

憶　差不多沒有一天間斷。他是玉門從小兒的好朋友。所以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在我們這兒差不多是自己人一樣。

林　他是個誠懇人嗎。他不是會奉承人的嗎。

憶　不對。不對。他素來不會奉承人的。你怎麼覺得他會奉承人。

林　昨天你紹介我們的時候。他說常聽見我的名字。以後及見着你們霍先生。他倒完全不知道我。怎麼反而藍醫生他——。

憶　這是你錯疑他了。你還不知道玉門的脾氣。妬忌得奇怪，我們結婚以後他竟不歡喜我談起我沒有嫁以前的朋友。所以我也就嬾得跟他說藍醫生常來他都歡喜聽我談些舊話。所以不知不覺就把你的名字記住了。

林　憶蘭。你聽我說一句話。狠多地方我看你總還像個小孩子。我比你大點兒。總比你多點兒閱歷。我以為你跟藍醫生總要弄弄清楚才好。

憶　弄弄清楚。怎麼講。

林　我說是跟他那些事情。你不是昨日你對我說。一個歡喜你的闊人替你籌錢——。

憶　偏偏我運氣不好。就沒那麼一個人。——便怎麼樣——。

林　藍醫生有錢沒有。

憶　他有錢。

林　沒有甚麼親屬靠他生活嗎。

憶　沒有。可是——

林　他每天到這裏來嗎。

憶　是的。我不是告訴過你。

林　我想他總得還要檢束一點才好。

憶　你說的話我完全不懂。

林　你別裝着了。憶蘭。你當我猜不着是誰借給你那筆大款子的。

憶　你瘋了嗎。虧你想得到。一個朋友每天來。你就疑心我會跟他借錢嗎。也太不堪了。

林　真的不是他嗎。

憶　老實說不是他。我連想都沒有想到。況且那時候他光景也不好。他是以後才有錢的。

林　我也以為最好是沒跟他借錢。

憶　真的沒有。我就沒有打算問藍醫生——不過我拿得穩如果我真問他借——

林　自然你不會的。

憶　自然不會。也沒有問他借之必要。不過我敢斷定只要我跟藍醫生說他一定——、

林　瞞着你丈夫嗎。

憶　還有樁事情也要弄清那也是瞞着他的。總得弄清楚才是。

林　昨天我也是這樣說。但是——

憶　（走來走去）不過辦這種事男人比女人能幹。

林　不妨交給自己丈夫辦去。

憶　胡鬧。只要錢還了。借據拿回來。還有甚麼了不得。

林　那自然。

憶　拿過來一撕粉碎。望火裏頭一丟甚麼事也沒有。

林　（着眞看着憶蘭的面）（放下她的活計慢慢的站起來）憶蘭。你總有甚麼事情瞞着我。

憶　你看我的臉就知道嗎。

林　從昨天早晨總就有樁甚麼事情發生過。是甚麼事情。你告訴我罷。

憶　（走向林夫人）克芬姐——。（聽一聽）咳。玉門回來了。你到後頭房裏去坐坐好不好。因為玉門膩畏看人家補衣裳。安嬷嬷帮着你罷。

林　（拿着東西。）好的。但是你不把你的事完全告訴我。我是不去的。（她從左門下。玉門從廳中進來。）

憶　（跑上去）我正等你回來呢。

玉　剛才走進去是裁縫嗎。

憶　克芬姐。她正在帮我整理跳舞的衣裳呢。趕明兒穿起來一定漂亮。

玉　我給你出的主意不錯罷。

憶　你那兒會錯。可是你要看意大利的跳舞。我馬上就跳給你看。也算對得起你罷。我是甚麼都歸了你的。

玉　（兩人親熱極了的樣子）好。甚麼都交給你親愛的丈夫嗎。得了得了我知道你是說着好頑兒的。但是我不攪你。我也要有事去。

憶　你忙嗎。

玉　（給手裏的文件給她看）你看這個。我剛從銀行來。（想去）

憶　玉門。

玉　作甚麼。（停步）

憶　要是你的小百靈兒求你一樁事情——

玉　甚麼事。

憶　你答應不答應。

玉　你總得讓我先知道是甚麼事。

憶　小百靈又會跳給你看。還會叫給你聽。只要你對她親切一點就是了。

玉　你說甚麼事。

憶　小百靈兒從早晨唱歌唱到晚都是願意的只要——

玉　百靈是天生歡喜叫的。

憶　我是。只要你歡喜的事。我沒有不高興的。你愛怎麼樣我就怎麼樣。我的快樂爲你。我的憂愁也爲你。

玉　你繞了半天我明白了。你還是說今天早上那樁事。

憶　（走近）是的你猜着了。

玉　你還敢替他講話嗎。

憶　不錯請你看我的分上一定留着柯士達在銀行裏別開除他罷。

玉　憶蘭你要知道柯士達的位置我已經讓出來給了林夫人了。

憶　那是承你的情不過那怕開除一個別人。留着柯士達罷。

玉　你眞是一相情願太任性了。你糊裏糊塗去答應人家叫我——

憶　不是那麼說的這也一半爲你。你曆來就說他是作混賬文章瞎造謠言的新聞記者。你要開除了他將來受禍無窮的。我眞怕得狠呢。

玉　我明白了你是想起從前的事情所以怕他。

憶　你的話是甚麼意思。

玉　不用說你是想起你父親的事。

憶　可不是嗎。從前人家造父親之謠言。要不是你去帮忙。早就被他們推翻了。

玉　不過我跟你父親卻不能相提幷論。你父親未必敢說十分乾淨。我可就說

憶　小人的壞主意可防不勝防。我們的日子過得眞算不錯。別回頭爲得罪一個小人。弄出點兒事來。所以我——

玉　你這樣替他一說話。便使我格外不能留他。銀行裏都知道柯士達是開除了。要是因你一句話就又把他用進去人家一定說我是只聽老婆的話。

憶　那也沒有甚麼

玉　沒有甚麼。只要任性的女人得了意就對了。是不是。那我可變了笑話了。人家說我號令不出閨門便怎麼樣。那一定不堪設想的。幷且還有一件——

憶　還有那一件。

玉　他品行上的缺點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或者我還可不十分計較。

憶　是眞的嗎。你以爲——

玉　幷且我聽見他辦事狠能幹。他呢。是我舊時的同學。當初很有交情。後來我可十分後悔。我老實說他不管當着許多人也好。玉門長玉門短的叫着我的名字。在他是故意讓人家看着顯得跟我非常親密。這種地方我最可惡。照這樣兒人家看着我太沒有身分了。

憶　您這說的一定不是正經話。

玉　爲甚麼。

憶　因爲這種理由太可笑了。毫無價值。

玉　可笑。無價值。好嗎。你說我可笑。無價值。

憶　不是說你。無價值。我是說——

玉　不要緊你說我說的話無價值。那我的人也就無價值了。狠好狠好。——索性無價值到底罷。（叫人）來啊。

憶　您要作甚麼。

玉　（在文件裏找）作了了就完了。（金媽進來）金媽。拿這封信叫王升送去。趕快

金　是老爺（去）

玉　（收好他的文件）强皮氣的太太。留下——

憶　那是甚麼信。

玉 辭退柯先生的信。

憶 叫她回來罷還來得及金媽。（想去叫玉門止住她）以為我。為你。為我們這一家。你非把那封信追回來不可。你聽見沒有。趕快。唉還封信一去我們一家恐怕就不了了。

玉 走遠了也追不回來了。

憶 這時候自然是來不及了。

玉 憶爾你以為我怕一個造謠言的小人嗎。你的過慮的地方。我可以原諒你。你任性的地方。我也原諒你。因為我知道你一切都因愛我而起。不要緊。儘管放心聽憑他怎麼來。我自然有我的力量。我的勇氣能夠對付他。你看我這兩個肩膊上隨便多重的担子都挑得起。我來挑就是了。

憶 你說甚麼。

玉 我說是無論天大的禍都我一個人來當。

憶 那是萬萬使不得。怎麼能叫你一個人去當。

玉 那就我們兩個人分擔罷。但是決沒有甚麼事情。（撫摩她）你瞧。怕得像一只小耗子兒似的。放心罷。甚麼事情都沒有。還是練練你的跳舞罷。我把門關起來我辦我的公事。你弄音樂也好。不會吵我的。（回身進。書房回頭說）回頭藍醫生來了告訴他我在書房裏就是了。（點點頭關門進去）

憶 （驚懼非常站着那裏呆了半天。輕輕說。）他竟會那樣。他竟會那樣。無論如何。——唉。使不得。使不得。別的猶可。噯。總要想個法子才好。我怎麼樣呢。（門鈴聲）一定是藍醫生——無論如何總比——（憶爾將手擦擦臉。整整精神趕去開門。藍醫生正在外邊脫大衣。天色漸漸暗下來）

憶 藍先生來了。我一聽你按鈴就知道是你來了。但是這時候你用不着去看玉門。他正忙着呢。

藍 你不忙罷。

憶 你來。我總有工夫接待的。（進來帶上門）

藍 謝謝。夫人的盛意。我能夠享受一天是一天。

憶 你這是甚麼話。

藍 你覺得詫異嗎。

憶 我想你這話太蹺蹊。誰道說你以為有甚麼事情發生嗎。

藍 我早知道總有那麼一天。可是不想到這樣快。

憶 這是怎麼說法。我不懂。（驚訝）

藍 （坐在爐旁）我是到比雪山要倒了。沒有法子。

憶 （嘆口長氣）你——。

藍 除掉我還有誰。自己決不能騙自己。在我那裏看病的病人當中。我自己要算最利害的病人。這幾天我已經自己算了一算命。——破產了。生命破產了。恐怕不到一個月我就睡在土裏頭去了。

憶 你這話說得多難過。

藍 本來如此。可是最不幸的。就是在未死之先要受過無窮的難過。然後才能走到死的這步。我只要再經過末一次的試驗。我就可以明明白白知道幾時是末日了。只是一件。玉門恐怕他禁不住這種悲傷千萬別讓他來看我。——

憶 但是——

藍 我不要他去——并不是為我。我一定拿門鎖起來。——等到幾時我決定了我最後的結局。我親會拿我的名片在名字上畫上個黑十字。送給你們。你們接到了我

憶　那名片便知道我已經與世長辭了。你今天實在太憂鬱了我望你還是及時行樂罷。

藍　死到臨頭還能行樂嗎。況且是替人受罪。那裏有甚麼天理你可以去看看隨便甚麼人家都有差不多這一類的報應。

憶　(塞着耳朵)算了罷別說這些傷心話了。

藍　這種事眞是可笑我因爲父親荒唐遺傳給我這種病症。我這根背脊骨只好是替我父親去贖罪。

憶　(在左此棹子前)我想從前你老太爺只怕飲食也不大衞生罷。

藍　飲食雖然很精美卻是不衞生。外加喝酒太多而且還要在外頭——覓至於得下脊髓炎的症候。

憶　那可眞是不幸。

藍　(看着憶蘭微微苦笑)

憶　(等一等)你笑甚麼。

藍　我不曾笑是你笑的。

憶　不是是因爲你先笑的。

藍　(站起來)我從前一直沒有看透你這個人。

憶　今天我好像要發狂了。

藍　彷彿是的。

憶　藍先生。放心罷你決不會死。你還有我們夫婦這兩個好朋友呢。我們怎麼捨得下你。

藍　不久就會忘記的。不在面前的人最容易忘記。

憶　(難過的樣子)你以爲是這樣的嗎。

藍　一結新朋友就。——

憶　誰結新朋友。

藍　你們賢夫婦總要結新朋友的。我看已經預備着了。不是已經有了個林夫人嗎。

憶　你連林克芬來你都妬忌嗎。

藍　我一死就換個她在這裏長來長往。

憶　輕些。她在裏頭呢。

藍　呵已經住在這裏了。你看你看。

憶　她不過是來替我整理跳舞的衣裳。——你眞不講理。(坐在沙發上)藍先生你好好兒的明天請你看跳舞。叫你高興高興玉門是不用說了。(從箱中取出許多東西來)藍先生坐下我給些東西給你看。

藍　甚麼東西。

憶　看這兒瞧着。

藍　絲襪。

憶　淡彩江的漂亮不漂亮。天眞黑了。可是明天——跳得不好不要見笑。

藍　哼——

憶　你爲甚麼看得這樣過細。不好嗎。

藍　我不好怎麼說。

憶　(看着他一會兒)不害臊。(用襪子輕輕打藍醫生一下。全裝起來)

藍　沒有別的好瞧東西給我瞧嗎。

憶　不給你瞧了。因爲你不老實。(她一面哼着一面在箱裏翻撿着)

藍　(靜默一會)我坐在這兒跟你談話。我想不出——我實在想不出——倘若我從來不曾到過這裏不知道我又怎麼樣了。

憶　是的我覺得你跟我們狠慣。

藍　(格外低聲直望着前面)從此一齊丟開。

憶　胡鬧你不會離開我們。

藍　(同一樣的語調)連一點有意思的紀念都不留。連給人嘆息的資料都沒有不過讓出一個空當等人家來補缺罷了。

憶　如果我問你要——不不——

藍　要甚麼。

憶　如果問你要一個跟我們作朋友的證據。

——

藍　是了。——甚麼。

憶　我說——帮我們一個大忙。——

藍　我能帮得到你們的忙。那我就高興極了。

憶　你還沒明白是甚麼事呢。

藍　您說我就明白了。

憶　我眞難於啓齒。這是一樁狠難的事情。——不但是帮忙。簡直是還要請你出主意救助。——

藍　我能盡力越多。我越高興。我可不知道您是甚麼事。您請說罷。您還不信我嗎。

憶　除您之外再沒有能信賴的人。我知道您是我最好而且最有肝胆的朋友。所以我才對你說。好。既說到這兒。藍先生。我正有椿爲難的事。要求您帮忙防止他發生。玉門愛我之深。您是知道的。他就是爲我犧牲性命也絲毫沒有顧惜。

藍　(湊近前)您以爲世上祗有玉門一個人肯。

憶　(微驚)肯——。

藍　肯爲您犧牲性命嗎。

憶　(悲嘆)唉。(兩人的意思相喻於無言)

藍　這層意思我發過誓定要在我未死之先。讓你知道。如今我也已經對你說明了。你也可以絕對相信我了罷。

憶　(站起來很鎭靜簡單的說)請讓我過去。

藍　(讓憶蘭過去。都是還坐着不動)請——

憶　金媽。開燈。(走過火爐藍)藍生。這你可不應該。

藍　我愛你跟旁人愛你一樣。那是不應該嗎。

憶　不是。那個你不應該說出來。這是可以不必的。

藍　你是甚麼意思。莫非你曾經知道——。燈亮了。

憶　莫非你早就知道。

藍　嘖。我怎麼能說知道或者不知道。我完全沒有說。藍先生怎麼這樣不明白。一向都是狠好的。

憶　好。閒話少說。總而言之。我的這個人完全由你驅遣。您請說您的事罷。

藍　(看着他)現在說嗎。

憶　情您告訴我。還要我帮甚麼忙。

藍　如今我不能對你說了。

憶　是的是的。這個話是你罰我的。還是讓我替您效點兒微勞罷。

藍　如今你帮不了我的忙了。老實說我也不要人帮助。那不過是我胡思亂想罷了。自然是的。(坐下在搖椅上看着他微笑)藍先生你是個識趣的人。燈光照着呢你唐羞嗎。

憶　不。我毫無慚愧。可是也許就此長辭了。

藍　不要那樣。還是請照常來往。沒有你玉門不慣的。

憶　你呢。

藍　我是隨時都歡迎你的。

憶　這正是我迷惑的地方。我時常見你待我好像跟待玉門一樣親熱。

藍　你不知道嗎。有的人是我們所愛的人。有的人是我們歡喜跟他談話的人。

憶　這倒不錯。

藍　我作女兒的時節。自然我最愛的是父親。可是我常愛到用人們的屋裏去頑。要對父親是眞誠的愛。對他們不過是愛聽他們說話罷了。

憶　我就是這個位置。

藍　(趨上前)藍先生我可不是那樣說。可是我待玉門就跟從前待父親一樣。(金媽從外面進來與憶蘭耳語手裏拿張名片給她看憶蘭見名片吃驚拿來放在口袋裏)

藍　弄錯了人家嗎。

憶　不。不。不沒甚麼。不過我的跳舞衣裳。——

藍　您的跳舞衣裳。不是您說正在整理着嗎。

憶　啊。那個。不錯。這又是一套我瞞着玉門買的。

藍　原來這樣一個大秘密。

憶　自然。請你到他那裏去坐坐。他在裏頭那間房裏。絆住他一會兒。別讓他出來。等我——

——

藍　交給我了。他不會逃出來的。（到玉門書房裏去）

憶　（對金媽）他在後門口等着嗎。

金　他從後樓上來的。

憶　你沒說我不得閒嗎。

金　他那兒肯聽。

憶　他不肯走嗎。

金　他說不見着太太他無論如何不走。

憶　既是這樣讓他進來罷。悄悄兒的。你可對誰全別說不能讓老爺知道。

金　是。我知道。（出去）

憶　來了來了。可怕的東西來了。不會。不會。（她走到玉門的門口將門扣上。金媽開了門讓柯士達進來。他穿着旅行裝長筒靴。戴頂皮帽子）

憶　輕點說話。霍先生在家。

柯　是了。可是他在家不在家與我無干。

憶　你有甚麼事。

柯　有幾句話說。

憶　有話請快說。

柯　你可知道辭退我的信我已經接着了。

憶　柯先生我實在止不住他。我極力的替你說。誰想始終無濟於事。

柯　你丈夫這樣看你不起嗎，他明知你在我掌握之中他還敢嗎。

憶　我跟你的借貸關係我怎麼能告訴他。

柯　恐怕靠不住。我深知我的小朋友霍玉門。不是這樣有膽量的。

憶　請你敬重他一點。

柯　是。極力敬重但是我想你極力要把你的事守秘密。大約今天你對於你所作的事情比昨天明白點兒罷。

憶　比你對我說還更明白。

柯　是的。像我這樣無用的律師。——

憶　你究竟有甚麼事。

柯　沒有別的。特來替霍太太您請請來了安。我爲您的事情整替您盤算了一天。雖說我是個放債的人。是個在報紙上造謠言的人——好。就算是個壞人罷。可是我也還有點兒。你們所謂心肝。

憶　那就請你拿你的心肝替我們一家想想。

柯　你們夫婦可曾替我一家想想呢。好在如今也不必多說了。我不過要告訴你。你可以不必拿這件事太認真了。目下我總不會宣布。

憶　那是萬萬宣佈不得。我也知道你不會。

柯　這件事總可和平了結。除掉我們三個人之外。沒有誰能知道。

憶　決不能讓霍先生知道。

柯　那你怎麼作得了主。你能付清尾數嗎。

憶　馬上不能夠。

柯　就在這兩三天裏頭你能夠湊齊還我嗎。

憶　那也不容易。

柯　目下就算你有錢也不中用了。儘管你拿錢還我。你也不能夠取回你的借據。

憶　你拿着牠有甚麼用處。

柯　我不過想保存牠。想拿牠存在我手裏。誰也不讓他知道。所以你就有甚麼意外的計劃。——

憶　我有甚麼計劃。

柯　比方說你想離開的丈夫跟你的小孩子去。——

憶　去幹甚麼。

柯　或者去作比離開家還利害的事。——

憶　你怎麼知道我會——。

柯　你這些念頭都儘管丟開。

憶　你怎麼知道我心裏的事。

柯　遇見這種事。大家都會這樣想。我從前也這樣想過。但是沒有勇氣。

憶　我也沒有勇氣。(幾乎沒有聲音)

柯　誰也沒有。你自然也沒有這種勇氣。你有嗎。

憶　我沒有。我沒有。

柯　而且就算有勇氣也太笨了。至多不過家庭中起一場風波。不久也就過去了。我有封信給玉門的。

憶　你把這事完全告訴他嗎。

柯　信裏頭竭力替你洗刷。

憶　(快接)不能讓他看你的信。撕了罷。無論如何我替你弄幾個錢就是。

柯　對不起。霍夫人好像我已經跟你說過。就是你。——

憶　我不是說那筆欠款的話。我是說你想問霍先生要多少錢。我替你想法子。

柯　我不問你丈夫要錢。我又不是敲竹槓。

憶　那麼你要怎麼樣呢。

柯　老實告訴你說。我是要在世界上占個地位。我要往上扒。你丈夫得幫助我。我好容易有點兒基礎了。正想一步一步向上去。又被人完全把我毀了。這會兒我就算是恢復我的位置。我都不能滿足。除非是你丈夫在銀行裏替我謀一個比從前高得多的位置。那還勉强可以將就。——

憶　他決不會的。

柯　他一定會的。他的爲人我知道。他不敢跟人決裂。等到我們在一塊兒的時候你瞧着罷。不到一年他就少不了我啦。那時節管理銀行的不是霍玉門。是柯士達了。

憶　那不會有的事情。

柯　你也許——。

憶　這下我有勇氣了。

柯　你不要嚇我。像你這樣嬌小伶瓏的。——

憶　你看着得了。你看着好了。

柯　跳河嗎。到冰底下去。沉在黑水裏頭。等到第二年春天撈出來一看。頭髮也沒有了牙也掉了。就不認識是你這樣的一個美人兒了。

憶　你嚇我不着。

柯　你也不要嚇我。就算你那樣作有甚麼益處。反正你丈夫還是在我掌握之中。

憶　後來倘若我不在——。

柯　你的名譽在我手裏你忘了嗎。(憶蘭看着他沒話)好你總有你有準備。只是笨事少作。我還望你丈夫接到這封信趕快給我回信。第一要知道逼我再走這樣一條的就是你丈夫他自已。我決不能饒恕他。霍夫人我們再見再見。(從廳上走出去憶蘭趕上去將門開一點兒聽聽)

憶　他要走了。他還沒有把信放在信箱裏。不會的。(慢慢將門打開)怎麼他還沒走。還沒下樓梯。他回心轉意嗎。(信入信箱聞柯士達一步步下樓的聲音。憶蘭失望低聲叫苦跑至小桌旁邊半晌無語)信放在信箱裏頭了。玉門。玉門。你我夫妻就此完了。(林夫人從左邊門內出來手裏拿着跳舞的衣裳)

林　我想好穿了。你就穿穿試試看好不好。

憶　(低而難過的聲音)克芬姐你來。

林　(將衣裳擲於沙發上)怎麼了。你怎麼變

了顏色。

憶　你看那邊信箱裏面不是有一信嗎。隔着玻璃可以看見。

林　不錯是的。

憶　那封信是柯士達的。

林　然則是柯士達借給你的錢嗎。

憶　是的。這下玉門一定要知道了。

林　憶蘭我以爲說明了。於你們夫妻狠好。

憶　你不知道裏頭的講究。我借錢的時候簽過一個假名字。

林　噯喲。那可了不得。

憶　克芬姐我請你作個見證。

林　見證叫我證明甚麼呢。

憶　如果我瘋了——那也是意中事。——

林　憶蘭。

憶　萬一不幸再有別的事發生。那我就不能在這兒了。

林　憶蘭妹妹你要鎮靜些。

憶　倘若有人拿我的罪名通通拉在他一個人身上。那就——

林　但是你怎麼想到。——

憶　倘若他要拿我的罪名拉在他一個人身上。你就替我證明這樁事是我一個人作的。與旁人完全無關。我并沒有瘋。我已說的話完全明白告訴你。我一個人作的旁人完全不知道。你記住了沒有。

林　我記住了。可是我不明白你的用意。

憶　你怎麼會明白。這是一樁神妙的事情。

林　神妙的事情。

憶　不錯。神妙的事情。但是狠可怕我不願教他發生。

林　我想當面去見柯士達去。

憶　別去。他會叫你上當的。

林　我去不要緊的。他總得帮帮我。

憶　他。

林　他住在那裏。

憶　我怎麼知道。——是了（摸摸口袋）他有張名片在這裏。但是那封信那封信——。

玉　（叫們）憶蘭。

憶　（嚇得抖）甚麼。你要甚麼。

玉　不要慌。我們不來。你把門扣上了。你在那裏試衣裳嗎。

憶　是的。我正在這裏試衣裳呢。正合身呢。

林　他住得狠近。

憶　但是來不及了。信已經在信箱裏了。完了。

林　鑰匙在霍先生手裏嗎。

憶　他因爲怕人家動他的信。所以一定要用這樣一個信箱。他親手關親手開。鑰匙總是一直帶在身上。

林　柯士達一定可以要回這封信去。他一定有他的方法——。

憶　但是事已經急了。玉門每天總是這個時候開信箱。

想法子絆住他。使那不能分身。我馬上去馬上就回來。（她匆匆走出）

憶　（開開玉門的門朝裏一望）玉門。

玉　我可以到我的那邊房裏去了麼。好藍。我們去看看。（站在門口一望·怎麼甚麼都沒有。）

憶　玉門你說甚麼。

玉　老藍說有大戲法怎麼——。

藍　（在門口）我以爲有的。恐怕是我弄錯了。要看好的在明天晚上。

玉　怎麼憶蘭你面色狠難看。好像狠疲倦似的。想必是練得辛苦了。

憶　我還沒動手啦。

玉　但是你應當——

憶　自然一定一定。可是我沒有你帮着我簡直不能練。因爲我全忘了。

玉　我們馬上溫習起來如何。

憶　是的。你帮着我罷。玉門。你一定要答應我。——我明天當着許多人跳得不好是要丟臉的——你今天晚上不要作事。不要拿筆。完全爲我犧牲這樣一晚好不好。你一定要答應我。

玉　好的。我答應你。今天一晚我完全作你的奴僕。你這小可憐兒的。不過我只要。——（向外走）

憶　你幹甚麼去。

玉　我只看看有信沒有。

憶　不要去看。

玉　爲甚麼。

憶　求你不要去看。裏頭沒有信。

玉　讓我只看一看。（憶蘭坐下彈起琴來）

玉　（到門口站住）啊哈。

憶　如果你不跟我練習。那明天就跳不成。

玉　（跑回來到面前）當眞生得那樣兒嗎。

憶　眞的全忘了。馬上就練罷。晚飯以前還有時候呢。你來替我彈琴罷。慢慢兒領着我就想起來了。

玉　敢不惟夫人之命是從。（坐下在琴機上。憶蘭從箱子裏取出一面手鼓趕忙紮上一條雜色絲圍巾。一步跳在屋子當中。

憶　這下彈起來。我來舞。（玉門彈琴。憶蘭跳舞。藍醫生站在玉門身後看着）

玉　（一面彈着）慢點。慢點。

憶　不能慢——慢不下去。

玉　不要那樣急。

憶　不行不行。

玉　（停止）憶蘭。這樣可不行。

憶　（一面搖着手鼓一面笑着）不是我告訴過你的嗎。

藍　我來替她彈琴罷。

玉　好的。讓我好指點她。（藍醫生坐下彈琴。憶蘭越跳越似狂的一般。玉門站在火爐旁邊一面看着，一面指點着她，卻是她好像沒聽見。她的頭髮平散了。披在肩上。她完全不顧。只顧着拚命的跳。林夫人進來。站在門口呆看。）

林　呵呀。

憶　你瞧我們多麼有趣呵。克芬姐。（還跳着）

玉　憶蘭你這到底是跳舞。還是拚命。

憶　這是生死關頭。

玉　老藍停止罷。這簡直跟瘋了似的。停止罷。（藍醫生把琴一停憶蘭突然站住）

玉　（對着憶蘭）據我看這個靠不住。我不信你會差不多全忘了。

憶　（將手鼓一弄）你親眼看見的。所以我說要你帮我溫習溫習。

玉　實在要溫習溫習。

憶　可不是嗎。你一定要陪我練習到底。好麼。

玉　一定一定。

憶　今晚。明天。明晚。除掉我的事情之外。不許你幹一些兒別的。不許看書不許看信。可以不可以。

玉　我明白了你還是怕那個八。

憶　不錯。一點也不錯。

玉　憶蘭。我瞧你的氣色就知道——那信箱裏就有他一封信呢。

憶　我不知道。可是我以爲是的。我不願你看那信。若是看了信回頭只怕狠高興的事情弄得煞風景沒有意思。

藍　（低聲對玉門）你還是依着她罷。

玉　這小孩兒還是這樣任性。但是明天晚上過了——

憶　那就讓你自由。（金媽開了右邊的門）

金　飯已經開了。太太。

憶　金媽。預備兩瓶香檳酒。

金　是。

玉　喲。眞是客氣。

憶　今晚是要喝到天亮。(叫)金媽還要軟糖。多些。管他就是這一回了。

玉　(抓住她的手)不要這樣發瘋。還是乖乖的作我的依人小鳥兒罷。

憶　是好的。你們先去喝酒罷。克芬姐你帮我綰綰頭罷。

藍　(他們一面走進去一面輕語)沒有甚麼事嗎。不要緊罷。

玉　沒有甚麼小孩子的見識。我不是跟你說過的嗎。(從右邊進去)

憶　怎麼樣了。

林　他不在家。

憶　我看你的臉色知道一定沒見着他。

林　他明天早上就會回來。我留了一個字條兒給他。

憶　你不應該那樣醜媳總要見公婆。只好靜等那神妙的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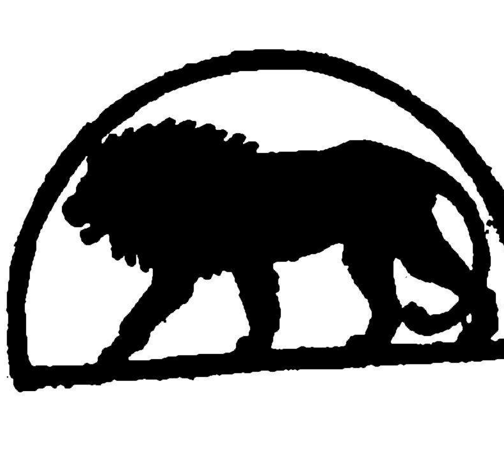
林　你等甚麼神妙事情。

憶　你不會知道。你也到飯廳裏去罷。(林夫人由右邊進去。憶蘭獨立半晌。好像定神打打主意看看錶)

憶　五點鐘還有七個鐘頭到半夜。再有二十四個鐘頭就到了明晚夜深那時候跳舞已經過了。二十四加七還可以活三十一點鐘。(玉門在右邊門裏出來叫)

玉　我的小百靈兒怎麼樣了。

憶　(張門手對他跑去)她在這兒呢。(幕閉)



關於金佛郎案之文件彙錄

據確實消息。法國退還庚子賠款及借款維持中法實業銀行協定。已於本月十一日晚間由中法雙方當局簽字。茲彙錄此案前後各關係文件如下。以供參考。

(一)法國退還庚子賠款及借款維持中法實業銀行協定

一、法國政府對於中國政府承認將法國部份庚子賠款餘額退還中國。作爲中法兩國有益事業之用。

法國政府承認上項退還賠款得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起算。其自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後之二十四箇月作爲展緩期內。所有過期未付之款悉數交與中國政府。

二、中國政府向法國政府承認將上項應付而已退還之賠款餘額按照一九〇五年所採用之電滙方法計算。并加以滙兌或有之盈餘。一併折合美金。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一九四七年止。逐年繼續墊借與中法實業銀行(中法合辦)作爲該行發行五厘美金公債之担保。此項公債分二十三年還淸。按照所附逐年付款表辦理。

中法實業銀行經法國政府之同意。將換回遠東債權人應得之債劵。全數一次交與中國政府。作爲償還前項墊款之担保。前項墊款之償還。當於本協定第四條所載之各項款項收入時實行之。如滿二十三年所有債劵未能如數償淸。則債劵上尙有應付餘額。中法實業銀行對於中國政府應負債務之責。縱使業經撥付之款已達上述美金公債債票之總額。並因法郎恢復原狀發生或有之盈餘。統應按照和解辦法第八條歸中國政府所有。充辦理中法間有益事業之用。不得爭執。

三、中法實業銀行經法國政府之同意。並得中國政府之認可。得將發行之五厘美金債票用途分配如下。

一、根據和解辦法。發給中法實業銀行遠東債權人以票面換回此項債權人所有之債劵。

二、辦理中法間教育及慈善事業之用。其執行條件應每年在北京由法國政府代表與中國教育部代表商定之。中法實業銀行因有借款關係。爲替代利息起見。願提出五厘美金債票若干。充中法間教育事業之用。其數每年至少爲美金二十萬元之實款。該行並應設法於實行協定應付各款外。使此項數目能達到美金二十五萬

元之實款為度。

三、代付中國政府應繳中法實業銀行股本餘額。

四、撥還中國政府所欠中法實業銀行各款。

如實行前列各項用途之外。倘有債票餘額。應歸中國所有。以充中法間教育或慈善事業之用。

四、本協定第二條第二項所載作為担保品之債劵。應按照和解辦法以下列各項收入拔還之。

(甲)管理公司(中法合辦)以代理資格經營中法實業銀行財產所得之款。

(乙)由中法實業銀行自行經營財產所得之款。此項財產管理公司無代理權者。

(丙)管理公司紅利百分之九十五。屬於中法實業銀行者。

(丁)中法實業銀行交與管理公司流轉資金五千萬法郎所得之利息。

(戊)屬於中法實業銀行各種讓有權之收入。

(已)中法實業銀行得管理公司之許可。直接經營所得其他各項利益。

五、遠東債權人所有之債劵。交與中國政府以後。應與其他債權人所有者享受同等利益。毫不歧視。每屆半年決算時。統計前條所列各項收入。編列數目。由管理公司中法董事會檢查之。其收入之款項。按照和解辦法。以比例方法分配之。

六、美金債票上所載文字。發行數目。及其票面金額。應照中國政府所核定之格式辦理。(格式另附)

七、中國政府得以中法實業銀行股東資格。派員檢查該行賬目。及遠東存戶間分配債劵之事。

八、凡本協定所未載事宜。關於一九二三年二月八日法國法律施行條件之規定。仍以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五日九日及七月二十七日兩國政府之各項換文為有效。

至於管理公司資本總額一千五百萬法郎。中國政府原認五百萬法郎。今則再追認五百萬法郎。共計一千萬法郎。與法國方面出資相等。至此項資本亦由借款內扣除。此節另以換文證明。

(二)法國退還庚子賠款餘額及借欵維持中法實業銀行協定閣議說明書

法國退還庚子賠款及中法實業銀行復業一案。為法郎金紙問題之爭執。延擱兩年餘之久。財政上直接間接受其影響。殊非淺鮮。而尤以關稅會議因此延宕。國家損失尤鉅。照華府會議條約。關於我國增加關稅一事。原議於該會議閉會後。得各國政府批准。即可召集關稅會議。先擬增加百分之二五。計每年至少可增加關稅收入約二千四百餘萬元。此項條約有關係者。共計九國。其中八國政府。早已批准。獨法國因此案未解決之故。延不批准。致會議召集無期。國家受無形之損失。且因此業懸而未決之故。法意比西四國賠款。總稅務司方面。仍每年照金法郎計算。盡數扣留。在此案未解決以前。此款不能提用。且以後仍須繼續扣留。二三年來。中央財政枯窘。金融停滯。半由於此。思浩到部以後。鑒於財政上周圍形勢。以為此案再不解決。則一切財政上之計畫。無由進行。且法國公使對於此案。迭催解決。當派專門委員與法國公使及中法實業管理公司。交換意見。要求將十二年七月九日之中法協定。加以修正。我方提出之條件如下。(一)庚子賠款餘額。須由法國政府正式聲明拋棄。(二)總稅務司所扣留兩年間之款。須悉數交還中國政府。(三)賠款計算。須照

一九〇五年換文所定電匯方法辦理。(四)維持中法實業銀行之款須改爲借款中國政府由債務者地位。變爲債權者地位。(五)前項借款須指定的款確定償還方法且每屆半年須償還一次。(六)每年教育費。照原協定之數須設法增加。(七)發還遠東存戶須由中國政府派員監視并查賬。(八)管理公司資本中國政府出資之數須與法國相等。以上各項之外并要求此案解決同時關稅會議須於最短期間內批准華會條約照章開會并須由法國公使書面承認自談判開始以來彼方始則堅持原協定無可更動嗣經往返磋商歷數十次始漸讓步最後則我所要求各條件均已完全承認此外對於海關賑捐附加稅亦允於此案解決後立即施行竊思此案關係國家利害過鉅今既有此結果似應就此解決故特將雙方協定文件加以說明并將新協定與原協定互相比較另開清單一并提出國務會議究應如何辦理之處卽請公決。

(三)新協定與原協定之比較

一、原協定中並未明白聲明退還賠款今則法國政府正式承認將庚子賠款餘額退還作爲中法間有益事業之用。

一、原協定中對於總稅務司扣存之款並未規定辦法今則正式聲明。將十二十三兩年間所保留之款悉數交與中國政府。

一、原協定中法國方面拘定金法郎付款之辦法十一年七月九日法公使兩次照會皆有金法郎字樣今則切實聲明以一九零五年之換文所採用之電滙方法計算數年以來我方迭次要求按照電滙辦法法國迄未承認至此始行讓步惟因慮電匯計算之數不敷中法實業銀行復業之用故加以電匯或有之盈餘作爲借款以免窒礙。

一、原協定意義此款之主體爲法國政府中國政府處於債務者之地位。今則此款之主體爲中國政府因將此款於相當期間以內借與銀行之故中國政府完全立於債權者之地位

一、原協定中雖亦有無利證券交與中國政府之言而償還方法。則未提及一言今則改爲借款之抵押品由銀行完全負責清償。並規定如將來法郎價格恢復原狀時償還借款之外。或有盈餘亦一併交與中國政府。

一、原協定中教育費一項每年定爲一百萬法郎。今則改爲借款利息。爲數至少美金二十萬元并應設法使達到二十五萬元之數。

一、原協定中對於中國政府所欠各款僅言將來由管理公司規定一最便利之辦法今則承認於發行債票內代爲撥還。

一、原協定對於債券如何償還一言未提今則列舉和解法所指定各項收入以爲担保。

一、原協定對於債券如何分配何時償還亦未提及。今則改爲每半年決算時檢查分配且與其他存戶享受同等利益。

一、原協定債票格式並未規定今則改爲由中國政府核定。

一、原協定於發還遠東存戶時未定監視辦法今則改由中國政府派員檢查賬目及遠東存戶間分配債券之事。

一、原協定管理公司資本中國方面僅認五百萬法郎卽合三分之一。今則改爲一千萬法郎。與法國方面相等。將來一切權利當然平等此節另以換文證明。

一、原協定管理公司之中國政府股本須由中國自籌今則改爲由借款項下扣除。此節亦以換文證明。

(四)財政部請交司法部審查之呈文

呈為修正中法協定。請交審查。以昭慎重。仰祈鑒察事。竊查修正中法協定交涉經過情形。並協定全文稿件。業已呈報鈞座在案。此案交涉。為時逾兩月之久。磋商經數十次之多。在法國方面已為最後之讓步。就我國財政外交兩方面情形而論。亦有不得不速謀解決之理由。此種情形。諒早在洞鑒之中。惟此案內容複雜異常。在深知此案顛末者。謂此次修正協定辦法。尚覺穩妥。然事關專門。未必盡人皆喻。故外間輿論。究難一致。常有不明此案之真相而妄加議論者。亦有明知辦法妥善。而因有政治上之關係。有意吹毛求疵者。故思浩辦理此案、不得不格外慎重。猶恐思慮未周。難免尚有疏漏之處。與其事後譏評。無從補救。何如事前審核。不厭周詳。為此呈請鈞座。將從前舊案及此次所擬修正協定全文、交由司法部邀集各司法機關。詳為審查。以昭慎重。是否可行。伏希察核批示祇遵。謹呈。財政總長李思浩。

(五)司法部審查完竣具覆之呈文

呈為修正中法協定條文審查完竣謹呈具覆事、本月三日准臨時執政府秘書廳函開。財政部呈修正中法協定請交審查以昭慎重文一件奉執政諭。交司法部審查等因。相應函達查照辦理。並附送財政部原呈一件。說明書一件。暨中法協定文牘擇要一冊到部、仰見執政集思廣益之至意、士釗遵即邀集京師各司法機關重要人員。共同研究。詳加審查。僉謂此案係由法國退還庚子賠款餘額。中國立於債權者地位、借款維持中法實業銀行。及辦理教育慈善等事業。手續繁重。自應協訂條文。以資遵守。劃關稅會議。法國以有懸案未決之故。延不批准。我國財政損失尤鉅。財政說明書內。業已詳述理由。審情度勢、此項交涉。實有從速解決之必要。此次修正條件。均係我國提倡。歷經磋商。法國已完全承認。就與原協定不同之處。互相比較、所有修正各點。均於我國有利。視原協定。確有進步。更就新協定全文。逐件審核、亦均穩妥無疵。士釗與各員討論之餘。意見相同。除原呈各件謹封繳外。理合具文陳復鈞鑒。謹呈臨時執政。司法總長章士釗。

(六)外交總長為關稅會議致法使照會

為照會事。案查華府會議。九國間關於中國關稅稅則之條約。規定該約實行後。三個月以內。由中國政府擇定地點。訂期召集特別會議。以便解決裁厘加稅。徵收二五附加稅各項奢侈品增加稅率。並修改陸路邊界關稅章程各問題。在中國政府。於當日會議中國方面所提議改正關稅之案。雖未得滿足其希望、然於各國政府允認從速召集會議以示切實援助中國之好意。則深表欣感。而尤亟盼其如期實行。顧迄今已逾兩載。因各簽約國。尚未完全批准、以致召集前項特別會議之舉。無由實行、本部前准貴國駐京公使先後來文。付以用金付還法國部份庚子賠款一案。與批准前項條約。有連帶關係為言。惟中國政府迭經考量、深信召集特別會議。係華府會議各國共同允辦之件。貴國政府自應從速履行。以符成約、至於解決賠款問題。係另屬一事。與本案絕對不能牽涉。深願貴國政府顧念睦誼。迅將前項華府協定。早予批准實行。以便尅期召集關稅特別會議。是所欣盼。相應照會貴公使查照並希望早日見復可也。須至照會者。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八日。

(七)法使復外交總長照會

大法國特命駐華全權公使瑪為照復事。接准貴總長本月八日來文。業經閱悉。法國政府亦允即將關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所定之華盛頓條約。趕速舉辦。提交法國國會通過之手續及其批准事實。並設立將該

條約第二款所載之特別關稅會議。速行召集。本公使既將上項通告奉達於貴總長。深以關稅會議之召集。從此不復延期。實爲愉快。相應照會貴總長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中華民國外交總長沈。四月九日。又法瑪使致外交總長照會云。爲照會事。中國施行海關附加稅。以賑水災之事。本公使業奉本國政府准許。予以贊同。即請貴總長查照。本公使得將上項決定奉達於貴總長。實所欣幸。相應照會貴總長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右照書大中華民國外交總長沈。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二日。西歷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四月二日。

（八）舊中法協定之全文

（1）外交部致法國使館節略（民國十一年七月五日即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

逕啓者。准

貴公使面交節略內開

貴國政府致

貴分使來電所稱關於未經付清法國庚子賠款。作爲改組中法實業銀行及中法間教育經費之用各節。茲分別答復如左。

（一）中國政府對於

貴公使節略第一節所開。中法實業銀行將所有各項資產。租與管理公司以五十年爲度一節。中國政府以爲租讓手續。將來由中法實業銀行與管理公司。另行規定契約。其契約期間。以中法實業銀行能付清存戶。或將契約內所載各項訟案。結束完竣爲限。

關於發給債權人一種無利證劵一節。中國政府以爲遠東小數存款。應將滙給之金債票。由管理公司按照票面價格。以現金收回。

至關於管理公司股額及股利分配辦法。中國政府表示贊同。

（二）貴公使節略第二節內開。以庚子賠款未經付清之數。作爲左列用途。

擔保一種五厘金債票。換回發給遠東存戶之證劵。中國政府請將金債票利息。減爲四厘。

辦理中法間教育事業。

中國政府應繳中法實業銀行股本餘額。

中國政府均表贊同。但賠款項下用以担保上項金債票之數目若干。及用作中法間教育基金數目若干。應請法國政府將每項數目。先行規定。通知中國政府。

庚子賠款法國部分。除去用付上項四厘債票。及中國政府應繳中法銀行股本二項。所餘之數無多。用以辦理中法間教育事業。恐未能達到兩國所希望之目的。是以中國政府。擬請法國政府將發給遠東存戶金幣債票換回之證劵。交與中國政府收受。作爲辦理中法間教育事業及其他最有利益事項之用。

此項用金債票換回之證劵撥還辦法。管理公司自有確實之計畫。自發行之日起。按年撥還數目。應由管理公司向中國政府確切聲明。以便上言教育事業及其他有益事項。得以預先籌畫。中國政府對於整理中法實業銀行事項。具有意見如左。應請

貴公使注意。

（一）所有中法實業銀行發行未經收回之鈔票。係於中法銀行停業後。由中國銀行公會特別維持。代爲兌現。與存款性質不同。且關係恢復遠東信用。至爲重要。須由管理公司以現金收贖。

(二)中法實業銀行既將所有資產租與管理公司。其中法實業銀行與中國政府所訂各項契約當然由管理公司根據原訂契約切實履行。中國政府根據各項契約存於中法實業銀行之興辦實業款項因契約上之關係。於提用時。應由管理公司以現金撥付不能照普通存戶一律辦理。

(三)至中國政府應付中法實業銀行款項。將來由中國政府與管理公司另訂辦法能於退還賠款中扣除。最爲妥洽。

以上各節。中國政府認爲關於整頓中法實業銀行至爲重要。於確定後。中國政府在中法實業銀行管理公司。可認入股本三分之一。

(四)中國政府現正與協商國提議賠款展期二年一事。故無論本案將來如何解決仍請法國政府對於具體辦法之實行。能容納展期二年之意義。

至管理公司章程。中國政府業與荷蘭銀行代表廿斯東君商訂列入數條。以利進行在案。茲將雙方同意商定應行列入管理公司章程各條。另紙抄附。以備貴公使參考。爲此特請

貴公使查照見覆爲荷：

附應行列入管理公司章程各條

(一)管理公司章程須得中國政府批准。

(二)公司應盡力於中國及遠東實業商業之發展。並與北京管理部。研究並設法履行中國政府與中法實業銀行所訂之合同。

(三)管理公司之董事部及北京管理部。中國政府得照股權比例。派相當人數之董事及管理員。

(四)管理公司應設查賬員二人。由中法兩國人分任之。

(五)管理公司設法總理一人華總理一人。對於行務。共同負責辦理。同受董事會之節制。華總理得同時爲北京管理部之管理員。並董事會之董事。華總理一職。由中國政府指定由董事會聘任之。

(六)公司應設管理部於北京，董事會付與必需之權限如左。

(甲)履行中法實業銀行與中國政府已訂及將訂之各項契約。

(乙 關於中國各分行經副理之任免。及規定之經副理權限事項，

(丙)關於稽核中國各分行款目。賬目報告。報告之事項。

(丁)關於調查中國各分行款項事項。

(七)北京管理部。以法總理爲主席。華總理爲副主席。法總理不在京時。主席事務由華總理代爲執行。

(八)管理部辦事細則。則管理部規定呈董事會核准施行。

(九)中國各分行設法經理華經理各一人。由法華總理選定請管理部任之。

(十)管理公司之簿記。以中法兩國文字合璧登記之。

(2)法國使館致外交部照會（民國十一年七月九日即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

爲照會事。外交部於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致法國使館節略。內開中國政府對於運用法國部分庚子賠款餘額。及整頓中法實業銀行之志願。

(一)關於中法實業銀行與管理公司訂立五十年之租讓一節。中國政府以爲租讓手續。將來由中法實業銀行與管理公司另行規定契約。其契約期間。以中法實業銀行能付清存戶。或將與該行有關係之各項訟案。結束完竣爲限。

法國使館關於此節。曾接法國政府指令。得容納中國政府之志願。

(二)關於發給債權人證劵一節。中國政府表示發給遠東小數存戶之美金債票由管理公司按照票面價格以現金收回。

管理公司已通知法國使館對於此節可使中國政府滿意。

(三)關於中國政府表示贊同法管理公司股額及餘利分配辦法一節。

法國使館備悉。

(四)關於中國政府未經付清法國部分庚子賠款之運用。中國政府聲明贊同左列之用途。

(甲)作爲五厘金劵付息拔本之用。此項金劵。即係用以換回發給中法實業銀行遠東存戶之無益證劵者。

(乙)中法間教育事業。

(丙)中國政府應繳中法實業銀行股本餘額。

法國使館對於上述各節表示與中國政府同意。

(五)關於發給遠東存戶換回證劵之美金債票。中國政府擬請將利息由五厘減至四厘。

法國使館對於此節未能使中國政府滿意。殊爲抱歉。因減少利率。與遠東存戶利益有所衝突。且使此項債票在市面活動甚爲難也。

(六)關於發給遠東存戶換回證劵之美金債票。中國政府欲知總數若干。茲因兌價無定及存款幣類不一。法國使館在各幣核定之前。實難確實答復。

但法國使館按照今日兌價合計遠東債欠有一萬八千八百萬金佛郎之數。

(七)關於中法間教育事業每年應收之經費。中國政府請規定一確實數目。

法國使館以爲可以聲明此項事業至少可收一百萬金佛郎。

(八)關於法國政府用美金債票換回所發給遠東存戶之證劵。中國政府希望將此項證劵交與中國政府收受作爲中法間學校及其他與兩國最有利益事業之用。

法國使館奉法國政府之委令。聲明此項證劵。應交中國政府。作爲中法間教育事業及慈善事業之用。其數目性質預算。及管理將來由中法兩國政府協定。

(九)關於第八條所載之證劵。中國政府欲管理公司。正式聲明按年歸還之數目。俾使中國政府得將前項事業計劃預先籌備。

法國使館聲明此項證劵之收贖。應視中法實業銀行資產之收束。及管理公司之得利情形如何。其管理公司之得利。則以遠東商務實業狀况爲依歸。

(十)中法實業銀行鈔票。中國政府以爲須由管理公司以現金收贖。因發還此項鈔票。與中法實業銀行將來信用關係至爲重要。

法國使館答復。對於此節。將來必使中國政府滿意。並無論如何管理公司將調換鈔票之美金債票。按照票面價格收買。

(十一)關於中法實業銀行與中國政府所訂各項契約。中國政府欲管理公司確實履行。

法國使館答復。履行中法實業銀行所訂之契約在管理公司所定計畫之內。

(十二)關於實業借款餘額。中國政府以爲結餘之數。不能與普通存戶一律辦理。並按照工程所需得隨時提用。

法國使館答復。實業借款款目將來用美金債票撥還。與其他遠東之款

目亦同。將來由組織管理公司之銀行團。按照票面價格。於工程需款之時收買。

(十三)關於中國政府結欠中法實業銀行款項。中國政府欲與管理公司另訂結束辦法。如能由賠款項下扣除所需之數。最妥。法國使館答復。中國政府共總結欠中法實業銀行之款。及展期辦法。將來由管理公司與中國政府直接規定一最便利中國政府之辦法。且管理公司之董事部將來有中國政府之代表也。

(十四)關於中法實業銀行管理公司之股本。中國政府準備認入三分之一。

法國使館備悉。

(十五)關於庚子賠款之交付。中國政府商請協約各國。展期二年。法國使館以為賠款一經推展。則整頓中法實業計劃。即難實行。頗與存戶不利。此節應請中國政府注意。唯中國政府如能籌出一種計畫。一方面可以使庚子賠款再緩付二年。一方面中法實業銀行。仍可以實行整頓。並無十分巨大變更。則法國政府可以良意的查核此項計畫。

(十六)關於管理公司章程。中國政府與組織管理公司銀行團之荷蘭銀行代表甘斯東君協定數條。列入管理公司章程一節。

法國使館備悉。

(3)法國使館致外交部照會(民國十一年七月九日即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

為照會事。關於未經付清法國庚子賠款。作為改組中法實業銀行及中法間教育經費之用一事。接准貴總長本月五日來略。已於今日備略答復在案。故將雙方所商妥之協定。證明如左。

法蘭西民主國政府暨中華民國政府。茲商定所有載在一九零一年九月七日條約(即辛丑條約)第六條之庚子賠款法國部分。除已繳者。所餘未繳款項。計自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起算。前九年內。應每年攤繳一千四百四十六萬一千四百零五金佛郎六十四生丁。後九年內。應每年攤繳二千零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七金佛郎。此外尚有遲繳之五年賠款。計應每年攤繳一千四百四十六萬一千四百零五金佛郎六十四生丁。統計按照一九零一年九月七日條約(即辛丑條約)第六條及一九零五年七月二日協定所載。須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始攤還完畢。茲兩國商定該項所餘未繳賠款。其用途列下。

(一)作五厘金圜債票分期償本及付息之用。此項金債票。應以法國政府名義。發給中法實業銀行之遠東債權人。按票面換回依和解法所定應付該行債權人之證券。

(二)辦理中法間教育或慈善事業之用。其執行條件。應每年在北京由中法兩國政府商定之。

凡有發給遠東債權人換回金債票之證券。所得紅利。亦應作為該項事業之用。須至照會者。

(4)外交部致法使館照會(民國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為照覆事。重組中法實業銀行一事。准本月九日來文。對於本部本月五日節略。逐條答復前來。業經中國政府審核。可表贊同。相應照復貴公使查照。須至照會者。

(5)外交部致法使館照會(民國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爲照覆事。准本月七日來文。以關於未經清付法國庚子賠款。茲兩國商定其用途如下、

(1)作五厘金圓債票分期償本及付息之用。

此項金債票應以法國政府名義、發給中法實業銀行用之遠東債權人。按票面換回依和解法所定應付該行債權人之證券。

(2)辦理中法間教育或慈善事業之用。其執行條件應每年在北京由中法兩國政府商定之、

凡有發給遠東債權人用金債票換回之證劵所得之紅利。亦應作爲該項事業之用等因。中國政府覆核無異。相應照復貴公使查照須至照會者

(6)法國大總統頒布議會通過之中法協定案(民國十二年二月八日一九二三年二月八日)

承認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及二十七日。中法兩國在北京訂立關於庚子賠款餘額協定之法律。元老院及衆議院議決。

大總統頒布本法律、其條文如左

一條。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得批准、並令履行。依照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法蘭西駐北京公使公函及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國外交總長復函在北京所訂立關於庚子賠款餘額之協定。該協定之施行條件。曾經中法兩國政府代表於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及七月五日。九日二十七日以換文規定之

上述各項文件之正式謄本附載於本法律。

本法律經元老院及衆議院討論並議決作爲國家法律施行之。

巴黎一九二三年二月八日。　大總統米勒蘭得而印國務總理普嘉來印　財政總長拉斯得而印。

冷廬雜綴

奇妬。

唐太宗時兵部尚書任環。敕賜宮女二人皆國色。妻妬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官齎金壺瓶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環三品合置姬媵。爾後不妬不須飲。若妬即飲之。柳氏拜敕迄曰。妾與環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環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飲之而卧。然實非酖也。至夜半睡醒。帝謂環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謂二女別宅安置。

趨炎附勢。

宋熙甯初王安石用事。一時字多以甫。押字多以圈。時語云。表德皆連甫。花書盡帶圈。唐令狐綯富國。日以姓氏公族。有投名者不吝。由是遠近皆趨至。有姓狐冒令者。溫庭筠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狐盡帶令。趨炎附勢。自古而然。

黃巢之詩。

唐黃巢五歲。侍翁父母菊花聯句。翁思索未至。巢信口應曰。堪與百花爲總領。自然天賜赭衣黃。巢之父怪。欲擊巢。迺翁曰。孫能詩。但未輕重。可令再賦一篇。巢應曰。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爲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跋扈之意。嬰孩時業已見之。

名人錄

熊希齡

熊希齡字秉三。年六十歲。湖南鳳凰縣人。前清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戊戌政變。以黨康有爲罷官。光緒三十年。隨端方遊歷各國。囘國後曾襄辦吳淞中國公學、先後任江蘇奉天農工商局長。宣統二年八月署湖北交涉使。同年改任東三督財政監理官。辛亥革命後與程德全等共組統一黨。被選爲理事。民國元年唐紹儀內閣財政總長。組織共和黨。辭職後改任熱河都統、改組共和黨爲進步黨。二年九月。奉命組閣兼任財長。明年辭職同年五月任參政院參政。督辦全國石油礦事宜。四年湖南宣慰使。六年二月平政院院長。八月辭職。會直隷水災。被任爲京畿一帶河工善後事宜督辦。七年復任湖南賑務督辦兼任運河自治督辦。十三年執政府召爲善後會議會員。

前期勘誤表

題目	頁數	行數	誤	正
善後會議之善後	一	十五行	各。流	名流
	二下	八行	非辦之、	非辦否。
金佛郎案	三上	廿行	沅、濬	沅、濬
胡景翼逝世	四下	十五行	其。鉅商	某鉅商
中國之海軍	五上	七行	發。陸示威	登。陸示威
	五上	十五行	廣到、	廣利：
	六上	九行	媾知、	媾和。
	六上	廿一行	遇露、	遇霧。、
	六下	三行	稱。建	改、建
法國民生之寫照	一〇下	二行	棘。棘	荊棘
	一〇下	五行	英爲美	爲英美
大事記	一七下	十五行	改推。	改擁。
	二二上	四	伸、遠	仲。遠
曲譜	下	六	陸。小山	張。小山
		三	而。後耳	爲。後耳
		五	關、鹽	吳。鹽
		七	宗。景濂	宋。景濂
		十	子。訂	手。訂
		十五	詳。小山	評。小山
			謂各、	謂如。
	二三下	四	幗著、	幗看、
		十	轉析、	轉折。
		十三	珠颯。	珠風、
	二四上	三	兩。湖	西、湖
		五	閣。御舟	閑。御舟
		六	黃芳。	黃茅。
	下	二	似宜。	似宜。
中國影片新評	二六下	五行	未。免	未。免。
北京電影事業情況	二七下	五行	雖。有	難。有
月夜	二八上	五行	椅。	倚。
	二八上	十五行	之相。	之想。
	六下	二行	何常	何肯
縣知事	二九下	二行	疑。遠。	遲。疑。
	二九下	十行	校長倘。	校長們。
	三〇上	三行	差。了	害了
	三〇下	十二行	激。那	將那
	三一下	五行	蹻。在	躺在

「傀儡之家庭」第一幕正誤表

第頁	第行	誤字	改正
一	十四	茶	棄
一	三十	怕	帕
二	三十一	志	老
三	十	她	你
五	九	躺	踦
五	六十四	兒	誤刊
五	六十九	思	私
七	八	俏	悄
七	十八	到	道
七	二十一	訖	托
九	二十二	憶蘭如行……	係動作
十	十四	躺	蹻
十	三十七	冏	同
十	四十三	妹	妹
十	四十八	兒	誤刊
十一	五十七	友	指
十二	三	道	過
十三	十八	簽	未
十四	二十	道	達
十四	二十四	叫	我
十四	五十七	啍	哼
十五	二十九	道	達